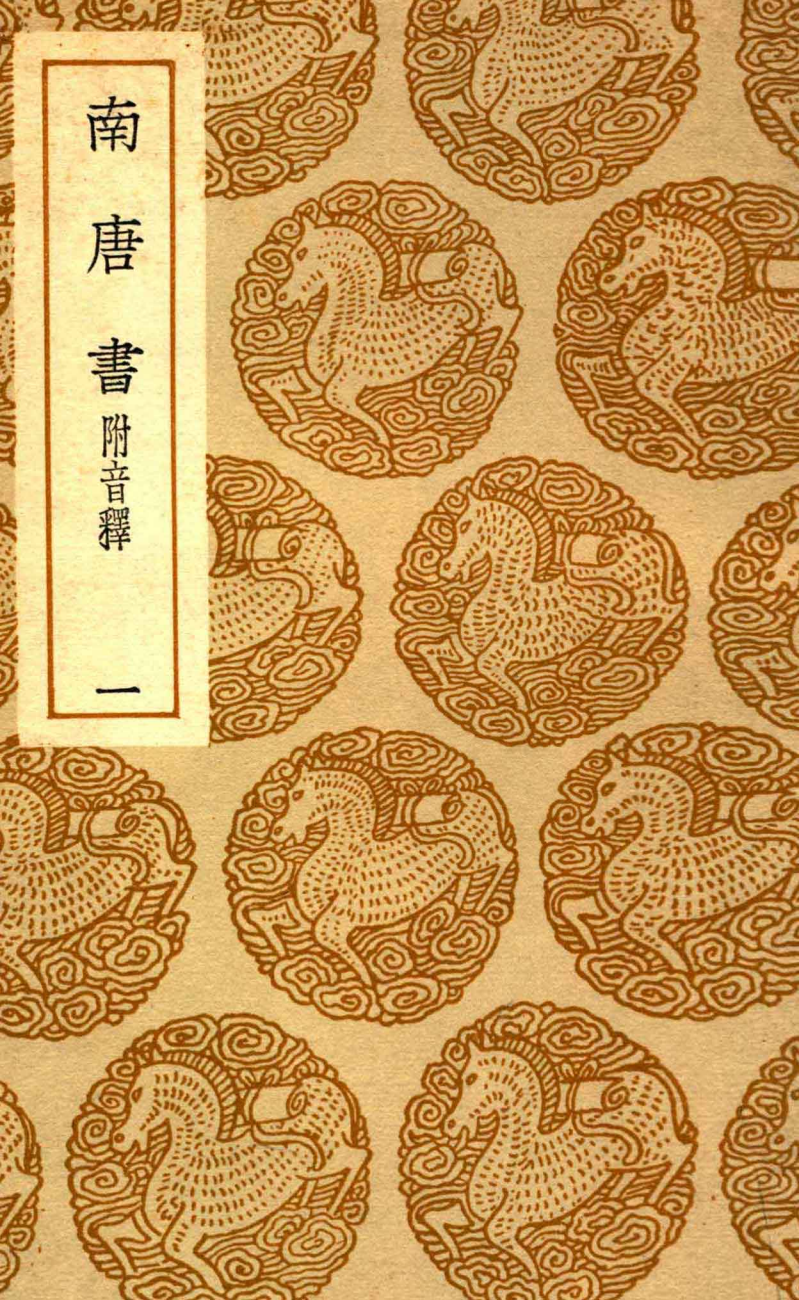


南唐書附音釋

一







南 唐 書

附音釋
(一)

陸 游 撰

南唐書題辭

按陸游新修南唐書止十五卷今合三紀得十以卷又戚光音釋一卷而光注謂游亦不著名汝他書考而知之不知劉仁贍傳論甚明更無沒者何必他書然以陸視馬令書雖少十餘卷新芟雉稗穢折衷諸家殊得史氏家法如三主直稱曰紀不必如馬以書字寓貶其列傳若宋太后不許臨朝聽政亦一賢后故以奔通道流一事潛置耿先生傳宋齊丘老而無子馬謂其

有窺竊之計因斷其誓之太過周后誅詞馬書
全載從善傳馬不錄登高文陸則翦誅附文蓋
重友于戒佚思也孫忌死于使周馬有肉臺盤
事李元清不二心之臣馬有科歛事陸皆棄而
不載蓋重其節略其微也至若馬之所有如柴
克宏有陳果仁助陣潘佑是顏延之後身盧絳
夢耿玉真後與同刑伍喬窻中人掌孫忌謁淮
南王庶事俱以怪誕蠲斥而馬之所無如劉仁
贍無夫人五日不食死江文蔚不載奏疏景遂

無弘冀行鳩刁彥能無子衍孫約徐錯傳寥寥
數語陸皆考補無遺其他若申屠令堅之誓死
報國廖居素之立死井中李鄒延之不早降書
見殺段處常之面誚契丹死虜中趙仁澤之不
拜吳越王張雄之滿門死難喬匡舜之極諫親
征張義方之力振紀綱歐陽廣之疏劾邊鎬高
遠之料楚難守陳褒之十世同居此皆馬書所
無賴務觀以顯則馬之疎陋可見而陸之史筆
足貴矣沈士龍題

余始得馬令南唐書以爲政可作酒後談資耳
及得陸游新修南唐書讀之乃知正史稗官迥
自懸別未可以僞史忽之因以二書相較則馬
視陸書凡益徐溫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徐主
李章韋建孫魴康仁傑周彬夏寶松許賢顏詡
鄭元素姚景魯崇範馬文義許規張宣李德柔
褚仁規李德明李徵古邵拙舒雅劉茂忠孟賓
于潘賁羅穎丘旭黃載湯悅張洎徐鉉木平和
尚李家明楊名高王感化彭利用應之小長老

原闕

南唐書題辭

五

南唐書音釋

習氏明晉詔漢比宋論乃章漢事失於陳志唐

尚有是書戚光既校之并音釋

本紀一之三

南唐書一之三

烈祖

第一

昇音弁日光明貌也

又喜樂貌或作作憲宗第八子

凡二

十子見唐書

宗室世縣表城昇州

古金陵唐稱昇州城如東南跨淮水即今城也又見

後東

京傳蒜山

在鎮江城西三里

押闔

押通作擺開也鬼谷子有押闔篇蘇秦學

押闔

銅馳橋

即今金陵城東十里銅橋據五代史及金陵志馳衍文

莽音弗

草多也詩

莽厥豐草南郊

牛頭山有廢宮比相傳為是山見浮屠傳

太廟

金陵志今

乾明危寺

玄武湖

見馮延巳傳

鍾山

在城東北十五里卽蔣山東南

是其址

迎鑾鎮

見揚州

馬元康胡恢

宋陽羨馬令祖太學博士

元康世家金陵多記唐事未成而卒令於崇寧開繼成南唐書三十卷恢金陵人宋莘州推官嘗傳太學石經博物強記臧否人物能詩○案南唐諸書有烈祖開基誌十卷唐滁州刺史王顏撰起天祐巳丑止昇元癸卯烈祖實錄十三卷內闕二卷吳錄二十卷並高遠撰遠傳書未成卒焚其草故多遺落江南錄六十卷宋太宗以徐鉉湯悅皆唐舊臣命撰之晁無咎曰王安石言鉉書至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於春秋箕子之義爲得也然潘佑以直見殺而鉉書佑歿以妄豈惟厚誣忠臣其欺君亦甚世多以此言爲然獨劉道原得佑子華所上父事迹略與江南錄同乃知鉉等非欺誣也悅卽殷崇義避宋諱改姓因并易名江南

別錄四卷宋陳彭年撰吳唐四主傳南唐近事
二卷江表傳三卷金鄭文寶撰江南野史二十
卷宋龍衮撰凡八十四傳江南館載二卷其序
徐鉉等奉詔爲江南錄後三舉路陳彭年楊有
億皆有書大槩皆不足以史稱而堯尤甚熙寧
八年得鄭君所遺於楚州其事有六家所遺或
小異者刪落是正以類相從云鄭君序者皆不
著名已上并馬胡二家凡十一書惟陸游徧取
以他拆衷成比書也游亦不著
各書考而知豈時以私著避也

元宗

第二璟俱永切

邊字通近濁

唐天文志流星尾長丈餘出子

微入濁大星自東濁際西流有聲如雷竇芋音
訓曰天與地際處曰濁案宋天文志有星出濁
有星出東壁東北速行至濁沒六月朔日食五
分至酉六刻帶二分入濁不見七月月食丑五
刻虧見東北方食及二分半入濁不見食甚及
復五分月食成一刻虧見東南方出濁未圓大

分在東井度中至五刻復以日月食朔望出沒之際觀竇說益明矣又凡此書星變五代史通鑑皆不載蓋其史失之

少微長垣

前四星在南方張度

贊

於倫切

他勞切

抑

音彭咎聲也

漢善榜咎

王名

作**賈**

通作**清流**

在滁州西南二十里周

孫晟

即孫

信祖

郭威即帝位稱周追

誅

雪律切音戊

作怵漢書云昧於邪說如淳曰見

後主

第**煌**音

殷崇義

見烈祖紀

暴張

張通作漲漲亦通平聲

皖

合販切山

高彥

高字書口戾也俗作啗不言

二姓並音戈遇風俗通夏諸侯國氏焉漢有充州刺史譙急就章有過說春秋寒浞處其子澆

於遇謂之過澆少康滅之以封諸侯其地漢求
萊掖縣北過鄉是也宋季有尚書郎勗望出高
平過楚大夫封過因氏焉三輔決錄有扶風太
守尚或以高卽過非也宋季猶有過勗或曰卽
過後世去足如隨爲隋爾亦非也鄭樵氏族略
以古帝名爲氏者女媧之後有媧氏媧與高音
同而字近高當是媧而去玄文爾案秋浦志載
池牧守自唐康震蕭役至南唐鄭彥華高彥凡
九十五人借彥 **鍾禕** 字德林案徐鉉王夫人墓
事續莫考也 **鍾禕** 志王太原人家豫章禕父
司徒續戎是邦因娶馬二子長懷建由校書郎
歷東府掾以羣從百口家豫章辭祿公朝月除
洪州都督府司馬次禕也以屬詞敦行從事戚
藩累登臺郎爲集賢殿學士會中今齊王避親
讓龍授鉞監川朝廷慎選英僚以光幕府除撫
州觀察判官檢校屯田郎中旣拜而夫人疾亟
以交泰元年卒於京師嘉瑞坊官舍鉉又有保
大九年送德林員外赴東府亞尹詩序鉉等餞

於石頭城分題爲詩舊有賦山別詔知已詩云
暮景江亭上雲山日望多只愁辭輦轂長恨隔
嵯峨有意圖功業無心憶薜蘿親朋將遠別且
共醉笙歌又克復揚州後以蒨輟侍從攝戶正
東府鉉等分韻賦詩第錯亦與有序蒨有得新
鴻別諸同志詩云隨陽來萬里點點度遙空影
落長江水聲悲半夜風殘秋辭絕漢無定似驚
蓬我有離羣恨飄飄類此鴻蒨之才譽亦可見
矣但馬承信兄弟事未詳舊嘉瑞
坊在今城內東南隅蒨倉甸切
青山案郡志後主儼
青龍山一乳犭觸網淚下稽顙屢顧其腹後主
命虞人守之其夕生二子還幸大理寺親錄囚
一大辟婦以孕在獄適產二子因得減歿山在
城東三十五里然城南四十里亦有青山但郡
志所傳若
膜拜長跪拜也
類悉爾

唐年世總釋凡七十

二年

唐天祐元年甲子昭宗天復四年改元朱二年

乙丑蜀天三年丙寅蜀天四年丁卯蜀天復七

復五年五年戊辰晉岐淮南六年己巳晉七年

稱梁開五年蜀武成元年六年岐淮南七年

庚午晉岐吳岐王承制八年辛未晉岐吳蜀

加淮南揚隆演嗣吳王永平元年梁乾化

元九年壬申晉十年癸酉晉十一年甲戌晉十

二年乙亥晉岐吳十三年丙午晉岐吳十

四年丁丑晉岐吳蜀天十五年戊寅晉岐吳

漢元年漢乾亨元年十六年己卯晉岐吳武義十七年庚辰十

八年辛巳晉岐吳頒義十九年壬午同光元

元年梁龍德元年吳頒義十九年壬午同光元

元年梁龍德元年吳頒義十九年壬午同光元

年癸未晉莊宗復唐二年甲申三年乙酉天戌元年

丙戌明宗五改元二年丁亥○吳三年戊子○

○吳越寶正元年二年乾貞元年三年漢天有

元四年巳丑○吳長興元年庚寅二年辛卯三年壬辰

四年巳應順元年甲午閔帝立遇弒未帝立改元清泰清泰二年

乙未○吳天祚元三年丙申○石敬瑭因契丹立號晉天福元年○自

天祐至是昇元元年丁酉烈祖即位○古今之亂唐末極天然清泰方絕

三十三年昇元元年亂唐末極天然清泰方絕昇元已建天命人心無

絕也然謂五季無君哉二年戊戌○蜀三年巳亥

○閩永隆元年四年庚子五年辛丑六年壬寅○漢七年癸卯

元宗五改元保大○殷保大二年甲辰○晉三

天德元年漢乾和元年殷保大二年開運元年

元宗五改元保大○殷保大二年甲辰○晉三

年乙巳四年丙午五年丁未○六年戊申○漢七年

配八年庚戌○九年辛亥○同十年壬子十一年

癸丑十二年甲寅○周十三年乙卯十四年丙辰十五

年丁巳○北漢中興元年戊午初改文泰元宗

年去帝號○自昇元至是三十六年始奉周顯德

三十二年天祐至是則五十五年自武德至是

右宗紀周能世敦王道叨實之則三代之意也

○周顯德六年元宗十七年巳未七年元宗十八年庚

申○宋建隆二年元宗十九年辛酉元

隆元年具正朔宋又三年後主五年四年後主六年五年後

七年開寶元年後主八年二年後主九年三年後主十年

庚午四年後主十一年五年後主十二年六年後主十三年

酉 ○甲戌歲後主十四年 ○乙亥歲後主十五年

寶八年後主城陷被執唐亡 ○自烈祖至是三年

殷周革命而杞宋國隨之世梁猶祀馬宋之君度不建世宗矣

州軍總音釋凡州軍三十八

昇都金陵府以宣之當塗廣信升置蕪湖銅陵

繁昌未屬及當塗為雄遠軍復以池之青陽

來屬與舊領上元江寧句揚東都江都府改江

容溧水溧陽為十縣也 揚陽為廣陵以海陵

興化屬泰以天長置軍尋改曰建武軍雄割楊

改楊子曰永貞以其白沙鎮為迎鑿鎮雄之六

今天長置**楚**順以鹽城屬泰吳安泗**滁**改永湯日來安和

光 **黃** **舒** **蘆** **壽** **海** **泰** 楊以

之海陵置領楊之興化濠定遠通靜海雄遠見

楚之鹽城置泰興如阜軍池康化軍置銅陵吳

并潤鎮常宣見昇攝改至德為建德

饒永平軍置德興**信**置鉛江流東流尋屬池改潯轉曰

德洪南都南昌府置為奉**鄂**武昌**筠**割洪之

化上高萬載南城置建武勻州以出置靖安軍

載置龍**虔**昭言軍

建汀**劍**汀割建南漳名以泉**泉**清源

列傳一之十五

南唐書四十之八

宋齊丘

第一詩

凡三十四韻有曰山蹙龍虎劍水黑嶠蜃王日晚嚴城鼓風來蕭寺

鐸金

葉摘緣李和衣嚼塵飛景陽井章合

臨春閣

一日賢太守與我觀橐籥乃陪烈祖登

金陵城中鳳凰臺作金列玉紹顏奉敕書貞竹

無盛衰媚柳先搖落聯小異昇元中敕立

周宗

第二臺城六朝官也在都城內比烈祖因築

羣臣內北志謂之舊子城羣臣亦烈

祖築子城郡城北古城皆近南爾

見李建勳等畫影皆輓

裏公服一如盛唐也

徐鍇

鍇音楷又音皆諦音帝審也

邊鎬

鎬音好郡

見元宗純

九江謂鈇為鍇

九江謂鈇為鍇

審也

九江謂鈇為鍇

九江謂鈇為鍇

九江謂鈇為鍇

九江謂鈇為鍇

九江謂鈇為鍇

柴克宏

第三頤麋又音贊
三頤頭大也

王會

踐音叨弓
衣也

游簡言

舉刀示先主

先主蓋舊書文
當云

鍾謨

第四第沾沾自銜 沾音瞻輕簿也漢魏其傳沾
沾自喜銜音縣說文自矜也

朱匡業

第五第朱元叛元宗議親征 元本作烈祖今
按其事正之

朱令贇

見元宗紀

江文蔚

第七第捨爵策勲

出左瓜捨
舍去聲

馮延巳

第八第頤見上柴
八君克宏傳

延魯

玄武湖 右金陵
城北南

唐近事湖周迴十數里幕府雞籠蔣山環聳左
右名園勝境揜映如畫六朝舊跡多出其間每

哉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千云案湖
宋王安石言開爲田今成平陸矣

孫忌 豆盧姓出

彭師蒿蒿字通

作稿

韓熙載第九梅嶺岡在城南郡志謝公墓上

有無字碑今皆失其處

慕容紹宗案北史紹宗初事爾朱歸高歡歡命

其子澄用之故曰神武遺言實表知

劉仁贍第十壽州本漢壽春周世宗得壽州徙其

仁贍之節復以壽州故治立壽春縣隸忠

正軍宋置安豐軍於壽春縣今安豐路也

潘佑見上馬

元康下

嚴續肝肺附

見漢書劉向衛賁傳肝肺相附著也附通作腑音副

張易

魏峩

卽魏峩菟魏古通

喑噁

史記韓信傳喑噁叱咤索隱曰喑於

鳩切噁烏路切懷怒氣也漢書作意烏猝嗟晉灼曰意烏志怒聲也

郭廷謂

第十

竿

通作笮音作以竹索爲橋也字人音窄而義異

林仁肇

擿

音剔挑也笮也漢趙廣漢傳笮姦擿伏楊子擿埴索塗字人通作擿

擿而音

義異

盧絳

新塗

漢縣隋以屬古州宋以屬臨江軍塗水出爲塗從水金聲古暗切

陳喬

脫屣

屣音徙孟子猶棄敝屣也人通作躡屣不躡根也

所寄切

李元清

第十

趨

音驕善走也從也

魏岑

休見上元宗紀作誄

元宗子從善第十

愉縈緣切詩憂心愉愉蓋兼綃絳緝損委之義

雜藝方吉吳廷紹第十

飴音怡也

潘宸

紫極宮

南唐近事宸後欲傳其法於人夢其師怒擅洩靈符傳非其人

陰奪其法瘡不後能劍云尋病終紫極宮臨終上言乞相棺葬近地後當尸解上從之使中貴

人護葬金波園保大中元宗命親信發冢觀之骸骨尚在迄无異焉

耿先生

燭灰乾也亦作炒聚

方山

南城東南三十里外吳葛仙公所居

有丹井一名天印山有寶華宮碑宮基經大止當井處放老云當時即焚之也

節義

史諜

諜通作牒札也漢志披圖諜

吳媛

媛音媛女賢也
字文通作娟

醉

祖對切子
生一歲也

浮屠

第十身毒

身音捐又音乾毒篤國在大夏
東南今呼天竺蓋身毒聲轉爲

天篤篤省又作竺二
又轉爲竹音也

衣械

語出拂書械音
刻字書衣裾也

牛頭山

在城南三十里卽音
王道守褚爲天闕者

契丹

旃

俗作

費

徐刃切會禮之財也通
作贖漢書唐書作造

高麗

倭

音丘慈

○已上音釋姑据所
知亦有特略者加詳者幸觀

者審
焉

南唐書音釋

終

南唐書目錄

本紀一

烈祖

本紀二

元宗

本紀三

後主

列傳一

宋齊丘

列傳二

周宗

徐錯

查文徽

邊鏞

列傳三

周本

柴克宏

何敬洙

王會

張延翰

馬仁裕

游簡

刁彥能

列傳四

徐玠

高審

鍾謨

常慶錫

史虛白

沈彬

陳况

陳曙

陳陶

江慶孫

毛炳

列傳五

徐知誼

徐知諤

徐遊

王建封

王彥儔

朱匡業

朱令贇

王崇文

胡則

申屠令堅

喬臣舜

睦昭

列傳六

劉彥貞

高越遠

盧文進

陳覺

李德誠

子建勳

廖居素

列傳七

張義方

李金全

皇甫輝

繼勳

江文蔚

歐陽廣

列傳八

馮延巳

延魯

孫忌

廖偃

彭師暉

列傳九

孟堅 陳誨 韓熙載

朱元

列傳十

劉仁瞻 潘佑 李平

嚴續 張易 龔慎儀

列傳十一

郭廷謂 張彥卿 林仁肇

盧絳 蒯鰲 陳喬

陳起

列傳十二

周惟簡

鄭彥華

李貽業

劉崇俊

劉洞

江爲

汪台符

郭昭慶

伍喬

簫儼

劉承勳

李元清

盧郢

朱弼

王輿

魏岑

列傳十三

烈祖后宋氏

後宮种氏

元宗后鍾氏

後主國后周氏 周氏 保儀黃氏

烈祖五子

景遷

景遂

景達

景邊

元宗十子

弘奐

弘茂

從善

從鎰

從謙

從慶

從信

後主二子

仲寓

仲宣

列傳十四

吳廷紹

潘辰

李冠

御厨

中漸高

譚紫霄

史守冲

段處常

趙仁澤

張雄

陳褒

永興公主

鄭氏

吳媛

列傳十五

浮圖

契丹

高麗

南唐書目錄

烈祖本紀第一

南唐書一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名昇字正倫小字彭奴徐州人姓李氏唐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恪生超早卒超生志仕爲徐州判司卒官因家焉志生榮榮性謹厚喜從浮屠遊多晦跡精舍時號李道者帝以光啓四年十二月二日生于彭城六歲而孤遇亂伯父球携帝及母劉氏避地淮泗至濠州乾寧二年淮南節度使楊行

密見而奇之養以爲子行密長子渥惡帝不以爲兄弟行密乃以與大將徐溫曰是兒狀貌非常吾度渥終不能容故以乞汝遂冒姓徐氏名知誥帝事溫盡子道溫妻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及長身七尺方顙隆準脩上短下語聲如鍾精采鑠人常緩步而從者疾行莫能及溫有疾與其婦晨夜侍旁不去溫益愛之行密亦謂溫曰知誥雋傑諸將子皆不遠也天祐六年六月自元從指揮使遷昇州防遏使兼樓船軍使

治戰艦于昇七年五月授昇州副使知州事九年副柴再用平宣州以功遷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守令皆武夫專事軍旅帝獨褒廉吏課農桑求遺書招延四方士大夫傾身下之雖以節儉自勵而輕財好施無所愛吝以宋齊丘王令謀王翊主論議曾禹張洽孫飭徐融爲賓客馬仁裕周宗曹侗爲親吏十一年加檢校司徒始城昇州十四年五月城成溫來觀喜其制度壯麗徙治焉而以帝爲檢校太保潤州團練使帝

本意在宣州不悅時溫子知訓以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專制揚州驕淫失衆宋齊丘納說曰知訓旦暮且敗是行天所贊也十五年朱瑾殺知訓馬仁裕自蒜山渡馳告帝帝卽日帥師入廣陵定亂遂代知訓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勤儉寬簡盡反知訓之政上下悅服吳王建國以帝爲左僕射參政事國人謂之政事僕射乘剝亂之後曾未期歲紀綱憲度粲然並舉溫雖遙執國政而人情頗已歸屬于

帝有徐玠者事溫爲金陵行軍司馬工揣摩押
闔密說溫曰居中輔政豈宜假之它好請更用
嫡子知詢帝刺知皇恐表乞罷政事出鎮江西
表未上而溫疾亟遂止溫卒知詢嗣爲金陵節
度使諸道副都統數與帝爭權帝好使人誘之
來朝留爲左統軍悉奪其兵而帝以太尉中書
令出鎮金陵如溫故事吳帝命開大元帥府置
僚屬進封齊王用天子制度改名誥

昇元元年冬十月吳帝禪位乎我甲申卽皇帝

位改吳天祚二年爲昇元元年國號齊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尊吳帝爲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上冊稱受禪老臣誥追尊考溫爲太祖武皇帝丙申以平章事張延翰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爲同平章事以建康爲西都廣陵爲東都改尚書省爲尚書都省東都尚書省爲留守院丙戌改齊明門爲朝元門丁亥封弟知證爲江王知諤饒王戊子降吳太子璉爲弘農郡公

辛卯降吳建安王珙江夏王璘等十一人爵一
等而加官增戶邑詔獄訟未經本處論決者毋
得詣闕訴乙未降吳公主爲國君甲午立王后
宋氏爲皇后丙申封女弟杞國君爲廣德長公
主庚子遣使如漢閩吳越荆南告卽位辛丑追
封吳歷陽公濛爲臨川王謚曰靈以禮改葬戊
申封子景通爲吳王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
事十一月庚戌朔改東都舊第爲崇德宮癸丑
改承宣院爲宣徽院丙辰追冊故妃魏國君楊

氏爲順妃丁巳追封長子景遷爲高平郡王長女爲豐城公主改辭狀司爲清訟院立姪景邁爲晉陵郡公景遜爲上饒郡公景遜爲桂楊郡公景逸爲平陽郡公封女五人爲盛唐太和永興建昌玉山公主戊午立子景遂爲吉王景達爲壽陽郡公以景遂爲東都留守江都尹赴東都已未陞東都海陵縣爲泰州割鹽城泰興如臯興化縣屬焉丁卯高從誨表請置郊建康從之己巳吳越王使將軍袁韜來賀卽位乙亥追

封故高平王景遷妃吳上饒公主爲燕國君謚
貞莊十二月庚寅上太祖武皇帝改曰定陵追
尊高祖以下皆爲公王而稱宗配皆稱國君及
妃墓皆稱陵惟武皇帝之配李改曰明德皇后
丙午有星孛北方

昇元二年春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避殿停朝
賀甲子高從誨使龐守規來賀卽位甲戌詔臣
僚三品以上追贈父母將相贈三世二月壬戌
閩使內客省使朱文進來賀卽位夏五月讓皇

屢請徙居南平王李德誠等亦引漢隋故事有請戊午改潤州州治爲丹陽宮以平章事李建勳充迎奉讓皇使己未漢使集賢殿學士鄒禹謨來賀卽位甲寅徙讓皇居丹陽宮丁卯廣濟倉災焚米二十萬石作渾天儀六月庚辰日入太微西華門犯右執法辛巳犯東垣上相甲申陞池州爲康化軍是月高麗使正朝廣評侍郎柳勳律來朝貢秋七月壬申以左丞相宋齊丘爲平章事八月戊寅陞洪州淵灘鎮爲靖江縣

不隸州丁亥契冊使梅里祿盧古來聘冬十月
丙子立太學命刪定禮樂癸未新羅使來朝貢
壬辰命吳王璟勒步騎八萬講武銅駝橋十二
月辛丑讓皇殂詔不視朝二十七日帝率百官
素服舉哀是歲徙吳王璟爲齊王

昇元三年春正月庚戌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表
請帝復姓李氏不許癸亥右丞相齊丘平章事
居詠建勳樞密使同平章事宗等表請復姓甲
子御札詳議復姓乙丑齊丘等議宜如所請從

之丙寅至壬申齊王璟等三上尊號曰應乾紹聖文武孝明皇帝不許詔曰廼者干戈相尋地茅而不執桑殞而弗蠶衣食日耗朕甚閔之民有嚮風來歸者授之土田仍給復三歲二月乙亥改太祖武皇帝廟號義祖己卯帝御興祥殿復姓爲考妣發哀與皇后皆服斬縗居廬如始喪禮服考妣喪各二十七日凡五十四日不視朝旦暮臨詔國事委宋齊丘惟軍旅以聞羣臣固諫詔以墨縗聽政帝初欲更名昂以犯文宗

諱乃名晃或云朱全忠名也又更名坦御史王
鵠言字從旦犯睿宗諱庚寅詔更名昇甲午月
犯南斗第六星乙未契丹使曷魯來以兄禮事
帝蜀使來賀卽位追尊高祖建王恪曰定宗孝
靜皇帝貞妃程氏曰貞靜皇后曾祖超曰成宗
孝平王配崔氏曰平貞妃祖志曰惠宗孝安王
配盧氏曰安莊妃考榮曰慶宗孝德皇帝配劉
氏曰德恭皇后庚午作南郊行宮于間夏四月
庚辰朝享于太廟辛巳有事于南郊以高祖神

堯皇帝配用上辛也夫赦賀官進位將士勞賜有差民三年藝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疋每丁墾田及八十畝者賜錢二萬皆五年勿收租稅詔曰朕以眇躬託于民上常懼弗類以羞高祖太宗之遺業羣公卿士顧欲舉上尊號之禮朕甚不取其勿復以聞戊子進封李德誠趙王徐知證韓王知諤梁王辛亥進封景遂壽王景達宣城王丙寅以齊王璟爲諸道兵馬大元帥丁未吳越王使左武衛上將軍沈韜文荆南高

從誨使王崇嗣來賀南郊作北郊于玄武湖西
熒惑犯月秋七月丙午放諸州所獻珍禽奇獸
于鍾山命有司作昇元格與吳令並行甲寅歲
星晝見自五月不雨至于閏七月冬十月丁丑
御後樓閣戰馬

昇元四年春二月詔罷營造力役毋妨農時三
月丁未頒中正曆曆官陳承勛所撰也丙戌漢
人閩人來聘夏五月晉安州節度副使李金全
來降六月癸亥罷宣州歲貢木瓜雜果太師中

書令趙王李德誠卒秋八月立齊王璟爲皇太子仍兼大元帥錄尚書事璟固讓從之丁卯月掩歲星九月戊辰契丹使梅里掠姑米里來聘獻狐白裘冬十月癸巳朔月熒惑填歲星聚于南斗壬寅以齊王璟讓儲貳赦殊死以下京師賜酺內外諸軍給優賜禁表奏言聖睿二字違者以大不敬論乙巳詔幸東都命齊王璟監國唐戍帝自保德門御舟辛亥次迎鑾鎮甲寅至東都入建元門帝感念疇昔泫然流涕不已遣

使問東畿士民不能自存者己未高麗使廣評
侍郎柳兢質來貢方物十一月乙丑宴羣臣于
崇德宮故第也以廳事爲光慶殿庚辰改東都
文明殿爲乾元殿英武殿爲明光殿應乾殿爲
垂拱殿朝陽殿爲福昌殿積慶宮爲崇道宮西
都崇英殿爲延英殿凝華內殿前爲昇元殿後
爲雍和殿興祥殿爲昭德殿積慶殿爲穆清殿
乙酉賜東畿高年疾苦惇獨米人二石漢使都
官郎中鄭翺闈使客省使葛裕吳越使刑部尚

書楊巖來賀仁壽節十二月丙申帝至自東都
昇元五年春二月己未殺秦州刺史褚仁規五
月戊辰契丹使來秋七月詔曰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監脩國史李建勳幸處台司且
聯戚里靡循紀律敢瀆彝章其罷歸私第八月
有星孛于天市長數尺七十日沒遣使振貸黃
州旱傷戶口是歲吳越水民就食境內遣使振
恤安集之

昇元六年春正月甲子月犯填星退行在臯閏

月甲申明改天長制置使爲建武軍庚寅漢使
虜延保來以癸巳閩使尚食使林弘嗣來聘都
下大水秦淮溢東都火焚數千家二月己丑以
左丞相太保宋齊丘知尚書省事初齊丘累求
聘政帝許中書視事又以西省事多委給事舍
人劇務多在尚書省又察知省事許之夏五月
左丞相太保宋齊丘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六月
常宣歙三州大雨漲溢漢使蕭規來告衰廢朝
三日庚午契丹使掠姑米里來聘獻馬五駒大

蝗自淮北蔽空而至辛巳命州縣捕蝗瘞之庚辰熒惑犯房次將辛未禁節度刺史給攝署牒秋八月甲申漢使法物使公孫惠來謝襲位九月庚寅頒昇元刪定條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四方崛起者衆武人用事德化壅而不宣朕甚悼焉三事大夫其爲朕舉用儒者罷去苛政與吾民更始十二月閩使徐弘績漢使滕紹英吳越使右武衡大將軍蔣蟠來賀仁壽節

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使達羅干等二十七人

來聘獻馬三百羊三萬五千二月庚午帝崩于
昇元殿年五十六十一月壬寅葬永陵帝臨崩
謂齊王璟曰德昌宮儲戎器金帛七百萬汝守
成業宜善交鄰國以保社稷吾服金石欲延年
反以速死汝宜視以爲戒帝生長兵間知民厭
亂在位七年兵不妄動境內賴以休息性節儉
常躡蒲履用鐵盆盞暑月寢殿施青葛帷左右
官婢裁數人服飾樸陋建國始卽金陵治所爲
宮惟加鴟尾設闌檻而已終不改作元宗爲太

子欲得杉木作板障有司以聞帝曰杉木固有之但欲作戰艦以竹作障可也江淮間連年豐樂兵食盈溢群臣多請恢拓境土帝歎息曰吾少在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誠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吾民亦安矣吳越國大火焚其宮室帑藏甲兵幾盡將帥皆言乘其弊可以得志帝一切不聽遣使厚持金幣唁之仁厚恭儉務在養民有古賢主之風焉

論曰昔馬元康胡恢皆嘗作南唐書自烈祖以

下元康謂之書恢謂之載記蘇丞相頌得恢書而非之曰夫所謂紀者蓋摘其事之綱要繫於歲月屬於時君秦莊襄王而上與項羽皆未嘗有天下而史遷著於本紀范曄漢書又有皇后紀以是質之言紀者不足以別正閏陳壽三國志吳蜀不稱紀是又非可法者也蘇丞相之言天下之公言也今取之自烈祖而下皆爲紀而用史遷法總謂之南唐紀云

元宗本紀第二

南唐書二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元宗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名璟字伯玉烈祖
長子母曰宋皇后初名景通風度高秀幼工屬
文起家駕部郎中累進諸衛大將軍烈祖爲齊
王立爲王太子固讓昇元初烈祖受禪封吳王
徙齊王四年八月立爲皇太子復固讓曰前世
以嫡庶不明故早建元良示之定分如臣兄弟
交愛尚何待此烈祖爲下詔稱其守廉退之風

師忠貞之節有子如此予復何憂赦殊死以下
臣民奉牋齊王如太子禮七年二月烈祖病疽
秘之人皆莫知庚午疾亟大醫吳廷紹密遣人
告帝帝馳入宮侍疾於東閣是夕烈祖崩秘不
發喪而下詔命帝監國大赦頒賚有差丙子始
宣遺詔

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朔烈祖殂己旬日帝猶
未嗣位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手取衮
冕衣帝曰天行付陛下神器之重豈得固守小

節是日卽皇帝位大赦改元不待逾年遽改元
識者非之百官進位二等將士皆有賜蠲民逋
負租稅賜鰥寡孤獨粟帛尊皇后爲皇太后立
如鍾氏爲皇后以鎮南軍節度使宋齊丘爲太
保兼中書令奉祀軍節度使周宗爲侍中徙封
壽王景遂爲燕王宣城王景達爲鄂王閩使來
吊祭升濠州爲定遠軍秋七月徙燕王景遂爲
齊王鄂王景達爲燕王仍以景遂爲諸道兵馬
元帥居東宮景達爲副元帥仍詔中外以兄弟

傳國之意八月乙卯立弟景邊爲保寧王冬十月庚戌有星孛于東方嶺南妖賊張遇賢犯虔州詔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帥師討之以通事舍人邊鎬監其軍其後擒遇賢及其黨黃伯雄曹景全斬于金陵市十二月以太保中書令宋齊丘爲鎮海軍節度使

保大二年春正月侍中周宗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詠罷爲鎮海軍節度使辛巳詔齊王景遂總庶政惟樞密

副使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初
烈祖尤愛景遂帝奉先志欲傳以位故有是詔
宋齊丘蕭儼皆上書切諫未見聽侍衛都虞候
賈崇叩閣請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孜孜詢察
下情猶患壅隔陛下始即位所委何人而頓與
臣下疎絕如此因嗚咽流涕帝感悟命坐賜食
遂收所下詔夏五月閩將朱文進弒其君曦自
稱閩王遣使來告帝囚其使將討之議者謂閩
亂由王延政當先討乃釋閩使遣還秋九月庚

午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樞密院使查文徽請
討王延政詔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往覘建州
文徽固請乃以邊鎬爲行營招討共攻延政敗
績于蓋竹

保大三年春二月以何敬洙爲福建道行營招
討祖全恩爲應援使姚鳳爲諸軍都監會查文
徽進討秋七月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
食之克建州執王延政歸于金陵拜羽林大將
軍升建州爲永安軍冬十月皇太后宋氏殂是

歲升建州延平津爲劍州以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隸馬

保大四年春正月以青陽公宋齊丘爲太傅兼中書令昭武軍節度使李建勳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及中書侍郎馮延巳皆平章事夏五月以樞密使陳覺爲福建宣諭使使諭李弘義入朝不克覺擅發汀建撫信州兵趨福州帝遂命王崇文魏岑馮延魯會攻福州秋九月淮南蟲食稼除民田稅冬十月庚辰圍福州改漳州爲

南州

保大五年春正月立齊王景遂爲皇大弟徙燕
王景達爲齊王拜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
冀爲燕王副元帥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
史王建來歸契丹耶律德光以滅晉來告捷且
請會盟於境上帝不從遣工部郎中張易聘之
請命使者如長安脩奉諸陵契丹亦不從二月
巳亥吳越救福州兵自海道至我師與之戰敗
績諸營皆潰夏四月壬申詔卽軍中斬陳覺馮

延魯餘將帥皆赦不問已而復詔械覺延魯還都既至貸死覺流蘄州延魯流舒州五月帝聞契丹棄中原遁歸詔曰乃眷中原我之故地以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詔使六月聞漢入汴兵遂不出而金全猶不罷秋閏七月丁丑夜有彗出東方近濁其尾迹近側掃少微及長垣至八月壬辰乃没八月太傅兼中書令宋齊丘罷爲鎮南軍節度使

保大六年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九月漢護

國軍節度使李守貞間道表求援師以鎮海軍
節度使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師
次沂州冬十一月退保海州

保大七年春正月淮北盜起以神衛都虞候皇
甫暉將軍張忞蕭處贇監軍散騎常侍張義方
帥師萬人出海泗招降納亳州蒙城鎮將咸師
朗等以歸夏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我
師度淮攻正陽敗績十二月泉州刺史劉從効
兄南州刺史從願殺刺史董思安據南州自稱

刺史我不能問因升泉州爲清源軍以從効爲
節度使

保大八年春正月李金全始罷北面行營招討
使二月福州遣諜者詣建州留後查文徽告吳
越戍卒亂殺李弘義棄城去文徽信其言襲福
州大敗被執而別將建州刺史陳誨以戰棹敗
福州兵執其將馬先進俘于金陵秋七月歸馬
先進于吳越而求查文徽八月尚書郎周濬等
三人奔漢九月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表請師

詔加同平章事賜以鄂州今年租稅命楚州團練使何敬洙帥師後之冬十月越歸查文徽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十二月馬希萼攻陷潭州弑其君馬希廣楚將李彥溫劉彥瑫各以千人來歸

保大九年春二月楚王希萼使掌書記劉光翰來貢方物三月壬戌朔以右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爲楚王策禮使又以洪州管屯都虞候邊鎬爲湖南安撫使便宜進封淮南饑夏五月辛

木冇星大如五升噐自西南流墜西北光燭地
聲如雷六月楚靜江軍指揮使王達執朗州節
度使馬光惠歸于金陵推辰州刺史劉言爲朗
州留後來請命秋九月楚將徐威等廢其君希
萇命邊鎬出萍鄉以討楚乱冬十月壬寅武安
留後馬希崇請降鎬入漳州癸丑武昌節度使
劉仁贍帥舟師取岳州湖南遂平南漢來攻郴
州陷之周堯州節度使慕容彥超來乞援師從
之

保大十年春正月陞洪州高安縣爲筠州以清江萬載上高三縣隸焉援兗州之師敗績于沐陽周人執我指揮使燕敬權二月周人歸敬權使來言曰吾賊臣背畔爾國助之豈長計哉且使潁州郭瓊遺我壽州劉彥貞書其詞曰大周潁州團練使郭瓊致書于淮南壽州節度使麾下自古有國皆惡叛臣貴邦何爲常事招誘吳中多士無乃淺圖帝頗愧其言以翰林學士江文蔚知禮部貢舉放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

旋復停貢舉三月以太弟太保馮延巳爲太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爲中書侍郎及右僕射孫忌並同平章事帝以南漢乘楚亂據桂宜等州將取之以知全州張沔兼桂州招討使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命統軍侯訓帥五千人會張沔攻桂州敗績于城下訓死之沔收餘衆保全州周興順指揮使白進福以族來歸秋九月召朗州劉言入朝冬十月劉言將王逵周行逢攻潭州壬辰拔益陽寨戍將李建期死之丙

申潭州節度使邊鎬棄城遁辛丑劉言將蒲公
益攻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任鎬棄城遯十一
月劉言盡據故楚地詔流邊鎬于饒州斬朱德
權任鎬于太社斬裨將申洪泰尹建于都門外
平章事馮延巳孫忌皆罷延巳左僕射忌右僕
射十二月雩都令趙暹奔周洪州大都督楚王
馬希萼來朝留不遣是歲大旱

保大十一年春三月以左僕射馮延巳同平章
事金陵火逾月焚官寺民廬數千間復設貢舉

夏六月不雨井泉竭涸淮流可涉旱蝗民饑流入周境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屯田遂詔州縣陂塘湮廢者皆修復之於是力役暴興楚州常州爲甚帝使親吏車延規董其役發洪饒吉筠州民牛以往吏緣爲姦強奪民田爲屯田江淮騷然百姓以數丈竹去節焚香於中仰天訴冤者不可勝數知制詔徐鉉因奏事白之帝曰吾國兵數十萬安肯不食捍邊事有大利則舉國排之奈何鉉又力陳其弊帝乃遣鉉行視

利害鉉至楚州悉取所奪田還民詰責車延規欲榜之百姓感悅而帝左右交譖以爲擅作威福帝大怒趣歸將沉之江中旣至怒少解流舒州而白水塘等役亦賴以止

保大十二年春正月有大星實于西北聲如雷二月命吏部侍郎朱鞏知禮部貢舉自十一年六月至于今年三月大饑疫命州縣鬻粥食餓者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夜宴清風驛盜斬契丹使亡去捕之不得或以爲周人也自是契

冊遂不至

保大十三年春二月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
續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夏六月周攻秦鳳蜀使
間使來告難周下詔罪狀我遣將李穀王彥超
韓令坤等侵我淮南攻自壽州帝乃以神武統
軍劉彥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帥師三萬赴壽
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爲北面行營
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爲應援都監帥師三
萬屯定遠縣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入朝謀難

冬十二月以安定郡公從嘉爲沿江巡撫使是歲天裂東北其長二十丈

保大十四年春正月壬寅周帝親征劉彥貞與周師戰于正陽敗績彥貞戰死二月周師兼道襲清流關皇甫暉敗保滁州周師破城俘暉及姚鳳以歸壬戌有星孛于參芒東南指帝遣泗州牙將王承朗奉書至徐州求成于周稱唐皇帝奉書于大周皇帝願以兄事歲獻方物大弟景遂亦移書周將帥皆不報己卯遣翰林學士

鍾謨大理院學士李德明使周奉表至下蔡行
在貢金噐千兩銀噐五千兩錦綺紋帛二千疋
及御衣犀帶茶藥又奉牛五百頭酒二千石犒
軍請罷兵乙酉周師陷東都執副留守馮延魯
丁亥左神衛使徐象等十八人自壽州奔周天
長制置使耿謙以城降于周遣園苑使尹廷範
護遷讓皇之族于潤州廷範殺其男子六十人
誅廷範以謝國人周師陷秦州刺史方納棄城
遜帝遣間使求援于契丹至淮北爲周人所執

吳越侵常州宣州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奔吳越
三月遣司空孫晟及禮部尚書王崇質使周削
去帝號奉表請爲外臣猶不許光州兵馬都監
張延翰以城降于周刺史張紹遯還丁酉周師
陷舒州刺史周弘祚赴水死蘄州將李福殺知
州王承雋降于周戊戌天成軍使蔡暉自壽州
奔周周師陷和州詔斬李德明於都市坐奉使
請割地也吳越陷常州之郭執團練使趙仁澤
燕王弘冀遣龍武都虞候柴克宏救常州壬子

大敗吳越兵于常州斬獲萬計俘其將數十至
潤州弘冀悉斬之壬戌壽州軍校陳延貞等十
三人奔周是月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拒
周夏四月復泰州五月周帝北還秋七月復東
都舒蘄光和滁州惟壽州之圍愈急冬十月周
人害我行人孫晟從者二百人皆死獨貸鍾謨
以爲耀州司馬是歲詔省淮南屯田之害民者
保大十五年春二月乙亥周帝親征齊王景達
自濠州遣邊鎬許文稹朱元帥兵數萬援壽州

景達用監軍使陳覺言謀奪朱元兵以楊守忠代之元遂舉寨降周裨將時厚卿獨不從見殺壬辰周師盡破我諸寨執邊鎬許文稹楊守忠餘衆悉奔潰景達亦遜歸金陵是役也所喪四萬人三月誅朱元妻子丁未壽州劉仁瞻病革副使孫羽等代仁瞻署表降于周辛亥晝晦雨沙如霧夏四月周帝北還冬十一月周帝復親征十二月濠州刺史郭廷謂泗州刺史范再遇皆舉城降帝知東都必不守遣使焚其官私廬

舍徙其民于江南周師入揚州丁丑周師攻陷
秦州都城大火一日數發

交泰元年春正月改元中興丙戌周師陷海州
壬辰周師陷靜海軍丁未陷楚州防禦使張彥
卿兵馬都監鄭昭業死之周師屠其城焚廬舍
殆盡周師次雄州刺史易文贊舉城降州天長
縣也三月大赦改元交泰以皇太弟景遂爲天
策上將軍晉王立燕王弘冀爲皇太子參治朝
政丁亥周帝次揚州辛卯遂至迎蓋鎮壬辰耀

兵江口帝懼周師南渡遣樞密使陳覺奉表貢
方物請傳位太子弘冀以國爲附庸周帝始采
唐報回紇可汗故事荅帝璽書稱皇帝致書敬
問江南國主帝遣閣門承旨劉承遇上表稱唐
國主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鄂州漢陽漢川
二縣在江北亦獻焉歲輸土貢數十萬而乞海
陵鹽南屬不許後歲給贍軍鹽三十萬石庚子
周帝賜書許帝奉正朔罷兵而不許傳位太子
甲辰遣平章事馮延巳等使周犒軍及買宴夏

五月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去交泰年號稱顯德
五年置進奏邸于汴都凡帝者儀制皆從貶損
改名景以避周信祖諱告于太廟告廟之日金
陵大霧通夕不解左僕射平章事馮延巳罷爲
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平章事嚴續罷爲太子少
傅巳酉周帝遣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
賜國主御衣金玉帶錦帛羊馬及犒軍帛十萬
凡士卒俘于周者皆遣還凡五千七百五十人
冬十月甲午周帝歸我臣馮延魯許文稹邊鎬

周廷構國主皆不復用十一月己亥暴宋齊丘
陳覺李徵古罪放齊丘歸九華山覺安置饒州
徵古削官爵覺徵古尋皆賜自盡齊丘明年正
月亦幽死

顯德六年秋七月鑄大錢文曰永通泉貨一當
十與舊錢並行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通錢
之一九月丙午太子弘冀卒冬十一月建洪州
爲南都南昌府

建隆元年春正月遣何荏誅鍾謨于饒州誅張

巒于宣州大宋太祖皇帝受周禪放江南降將
三十四人來歸二月始鑄鐵錢三月遣使朝賀
于京師秋七月遣禮部郎中龔慎儀朝于京師
貢乘輿服御自是貢獻尤數歲費以萬計冬十
月宋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來求援不許十一
月丁未太祖平李重進國主遣右僕射炭續犒
軍蔣國公從鎡戶部侍郎馮延魯朝貢

建隆二年春二月國主遷于南都立吳王從嘉
爲太子留金陵監國國主舟行旌麾仗衛六軍

百司凡千餘里不絕所過勞問高年疾苦大宴
千當塗至宋家汭暴風飄國主舟幾至北岸翼
日從官皆乘輕舟奔問三月國主至南都太祖
以國主遷都遣通事舍人王守貞來勞問南都
迫隘群下皆思歸國主亦悔遷北望金陵鬱々
不樂澄心堂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障之復議
東遷未及行國主寢疾不復進膳惟啜蔗漿嗅
藕華六月己未疾革親書遺令留葬西山累土
數尺爲墳且曰違吾言非忠臣孝子夕有大星

賈于南都庚申殂于長春殿年四十六後主不忍從遺令迎喪還秋八月至金陵丁未殯于宮中萬壽殿告哀于京師且請追復帝號太祖許之

三年正月戊寅葬順陵元宗多才藝好讀書便騎善射在位幾二十年慈仁恭儉禮賢睦族愛民字孤裕然有人君之度少喜棲隱築館於廬山瀑布前蓋將終焉迫於紹襲而止然自以唐室苗裔誅於斥大境土之說及福州湖南再喪

師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復用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會周師大舉寄任多非其人折北不至於感國降號憂悔而殂悲夫

論曰元宗舉閩楚之師境內虛耗及契丹滅晉中原有隙可乘而南唐兵力國用旣已弗支熟視而不能出世以爲恨予謂不然唐有江淮比同時割據諸國地大力強人材衆多且據長江之險隱然大邦也若用得其人乘閩楚昏亂一

舉而平之然後東取吳越南下五嶺成南北之勢中原雖欲睥睨豈易動哉不幸諸將失律貪功輕舉大事弗成國勢遂弱非始謀之失所以行之者非也且陳覺爲延魯輩用師闖楚猶喪敗若此若北鄉而爭天下與秦晉趙魏之師戰于中原角一旦勝負其禍可勝言哉故予具論其實如此後之覽者得以考觀焉

後主本紀第三

南唐書三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後主名煜字重光元宗第六子初名從嘉母曰
光穆皇后鍾氏從嘉廣穎豐頰駢齒一目重腫
子文獻太子惡其有奇表從嘉避旤惟覃思經
籍歷封安定郡公鄭王文獻太子卒徙吳王以
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建隆二年遂立爲太子
元宗南巡太子留金陵監國以嚴續殷崇義輔
之張洎主牋奏六月元宗殂太子嗣立于金陵

更名煜居喪哀毀幾不勝赦境內尊鍾后曰聖
尊后以后父名太章也立妃周氏爲國后徙信
王景暹爲江王鄧王從善爲韓王立弟從鎰爲
鄧王從謙爲宜春王從信爲文陽郡公從度爲
昭平郡公從度景遷子也令諸司四品至九品
無職事者日二員待制於內殿以右僕射嚴續
爲司空平章事餘進位有差遣中書侍郎馮延
魯于京師奉表陳襲位太祖賜詔荅之自是始
降詔秋九月太祖遣鞍轡庫使梁義來吊祭冬

十月太祖遣樞密承旨王文來賀襲位初元宗
雖臣于周惟去帝號他猶用王者禮至是國主
始易紫袍見使者作退如初服十二月置龍翔
軍以教水戰

建隆三年春三月遣馮延魯入貢京師泉州節
度使中書令晉江王劉從効卒子紹鉉自稱留
後夏四月泉州將陳洪進執紹鉉推金陵副使
張漢思爲留後六月遣客省使翟如璧入貢京
師太祖放降卒千人南還冬十一月遣水部郎

中顧彝入貢京師

乾德元年春正月太祖遣使來賜羊馬橐駝三月太祖出師平荆湖國主遣使犒軍夏四月泉州副使陳洪進廢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來告國主卽以洪進爲節度使秋七月太祖詔國主遣還顯德以來中朝將士在江南者及令楊州民遷江南者還其故土十二月國主表乞罷詔書不名之禮不從

乾德二年春三月行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

銅錢四而行其後銅錢遂廢民間止用鐵錢未
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
十七萬緡命吏部侍郎修國史韓熙載知貢舉
放進士王崇古等九人國主命中書舍人徐鉉
覆試舒稱等五人稱等不就國主乃自命詩賦
題以中書官蒞其事五人皆見黜秋八月太祖
於江北置折博務禁商旅過江九月立子仲寓
爲清源郡公仲宣宣城郡公十月甲辰仲寓卒
國后周氏已寢疾哀傷增革遂亦卒十一月太

祖遣作坊副使魏丕來吊祭

乾德三年夏五月司空平章事嚴續罷爲鎮海軍節度使秋九月雨沙聖尊后鍾氏殂冬十月太祖遣染院使李光圖來吊祭

乾德四年秋八月國主遣龔慎儀持書使南漢約與俱事中朝九月慎儀至番禺被執

乾德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月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更直光政殿詔對咨訪率至夜分

開寶元年春三月戊申以樞密使右僕射殷宗義爲左僕射同平章事境內旱太祖賜米麥十萬石冬十一月立國后周氏

開寶二年三月以游簡言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五月簡言卒是歲右僕射同平章事殷崇義罷爲潤州節度使同平章事

開寶三年夏太白晝見二日相觸

開寶四年冬十月國主聞太祖滅南漢屯兵於漢陽大懼遣太尉中書令鄭王從善朝貢稱江

南國主請罷詔書不名從之有商人來告中朝造戰艦數千艘在荆南請密往焚之國主懼不敢從

開寶五年春正月國主下令貶損儀制改詔爲教中書門下省爲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爲司會府御史臺爲司憲府翰林院爲文館樞密院爲光政院大理寺爲詳刑院客省爲延賓院官號亦從改易以避中朝初金陵臺殿皆設鴟吻元宗雖臣于周猶如故乾德後遇中朝使至則去

之使還復設至是遂去不復用降諸弟封王者皆爲公從善楚國從鑑江國從謙鄂國內史舍人張似知禮部貢舉放進士楊遂等三人清耀殿學士張洎言似多遺才國主命洎考覆遺不中第者於是又放王倫等五人閏月癸巳太祖命進奉使楚國公從善爲泰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第汴陽坊示欲召國主入朝也國主遣戶部尚書馮延魯謝從善爵命延魯至京師疾病不能朝而歸

開寶六年夏太祖遣翰林院學士盧多遜來國
主聞太祖欲興師上表願受爵命不許以司空
殷崇義知左右內史事冬十月內史舍人潘佑
上書切諫佑素典戶部侍郎李平交厚國主以
爲事皆由平始先以平屬吏遣使收佑佑自殺
平縊死獄中皆徙其家外郡

甲戌歲秋國主上表求從善歸國不許太祖遣
閣門使梁迥來使從容言曰天子今冬行柴燎
之禮國主宜往助祭國主不答九月丁卯復遣

知制誥李穆爲國信使持詔來曰朕將以仲冬
有事下丘思與卿同閱犧牲且諭以將出師宜
早入朝之意國主辭以疾且曰臣事大朝冀全
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時太祖已遣潁州
團練使曹翰率師先出江陵宣徽南院使曹彬
侍衛馬軍都虞候李漢瓊賀州刺史田欽祚率
舟師繼發及是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
衛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率師水
陸並進與國信使李穆同日行冬十月國主遣

江國公從鑑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又遣起居舍人潘慎修貢宴帛萬疋錢五百萬築城聚糧大爲守備閏十月王師拔池州國主於是下令戒嚴去開寶紀年稱甲戌歲辛未王師進拔蕪湖及雄遠軍吳越亦大舉兵犯常潤國主遣吳越王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賞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吳越王表其書于朝王師次采石磯作浮橋成長驅渡江遂至金陵每歲大江春夏暴漲謂之黃花

水及王師至而水皆縮小國人異之國主以軍
旅委皇甫繼勳二事委陳喬張洎又以徐元瑀
刁術爲內殿傳詔而遽書警奏日夜狎至元瑀
等輒屏不以聞王師屯城南十里閉門守陴國
主猶不知也初烈祖有國凡民產二千以上出
一卒號義軍分一者又出一卒號生軍新置產
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客戶有三丁者出一卒號
拔山軍元宗時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重午日
官閱試之勝者給綵帛銀枕皆籍姓名至是盡

取爲卒號凌波軍民奴及贅婿號義勇軍募豪
民以私財招聚亡賴亡命號自在軍至是又大
蒐境內自老弱外皆募爲卒號都門軍民間又
有自相率拒敵以紙爲甲農器爲兵者號白甲
軍凡十三等皆使捍禦然實皆不可用奔潰相
踵

乙亥歲春二月壬戌王師拔金陵關城三月丁
巳吳越攻我常州權知州事禹萬誠以城降誅
神衛都指揮使皇甫繼勳彗出五車色白長五

尺夏六月轉見西方犯太微六十日滅王師及
吳越圍潤州留後劉澄以城降吳越遂會王師
圍金陵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帥勝兵十五萬赴
難旌旗戰艦甚盛編木爲棧長百餘丈大艦容
千人令贇所乘艦尤大擁甲士建大將旗鼓將
斷采石浮橋至皖口與王師遇傾火油焚北船
適北風反焰自焚我軍大潰令贇及戰權都虞
候王暉皆被執外援旣絕金陵益危蹙王師百
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米斗萬錢人病足弱死

者相枕籍國主兩遣徐鉉等厚貢方物求緩兵
守祭祀皆不報冬十一月白虹貫日晝晦乙未
城陷將軍尚彥馬承信及弟承俊帥壯士數百
力戰而死勤政殿學士鍾蒨朝服坐於家亂兵
至舉族就死不去光政使右內史侍郎陳喬請
死不許自縊死國主帥司空知左右內史事殷
崇義等肉袒降于軍門明年正月辛未至京師
乙亥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太宗即位
加特進改封隴西公太平興國三年六月辛卯

殂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後主蓋以是日生贈
太師追封吳王葬洛陽北邙山後主天資純孝
事元宗盡子道居喪哀毀杖而後起嗣位之初
屬保大軍興之後國削勢弱帑庾空竭專以愛
民爲急蠲賦息役以裕民力尊事中原不憚卑
屈境內賴以少安者十有五年憲司章疏有繩
糾過訐皆寢不下論決死刑多從未減有司固
爭乃得少正猶垂泣而後許之常獵于青山還
如大理寺親錄繫囚多所原釋中書侍郎韓熙

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囚圜非車駕所宜臨幸請
罰內庫錢三百萬以資國用雖不聽亦不怒也
俎問至江南父老有巷哭者然酷好浮屠崇塔
廟度僧尼不可勝算罷朝輒造佛屋易服膜拜
以故頗廢政事又置澄心堂於內苑引能文士
及徐元機元榆元樞兄弟居其間中旨由之而
出中書密院乃同散地兵興之際降御札移易
將帥大臣無知者皇甫繼勳誅死之後夜出萬
人斫營招討使但署牒遣兵竟不知何往蓋皆

澄心堂直承宣命也長圍既合內外隔絕城中
之人惶怖無死所後主方幸淨居室聽沙門德
明雲真義倫崇節請楞嚴圓覺經用鄱陽隱士
周惟簡爲文館詩易侍講學士延入後苑講易
否卦賜惟簡金紫羣臣皆知國亡在旦慕而張
洎猶謂北師已老將自遁去後主益甘其言晏
然自安命戶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中放進士
孫確等三十八人及第其所施爲大抵類此故
雖仁愛足以感其遺民而卒不能保社稷云

宋齊丘列傳第四

南唐書四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宋齊丘字子嵩世爲廬陵人父誠與鍾傳同起兵高駢表傳爲洪州節度使以誠副之卒官因家洪州齊丘好學工屬文尤喜縱橫長短之說烈祖爲昇州刺史齊丘因駢將姚克瞻得見暇日陪燕游賦詩以獻曰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松竹無時衰蒲柳先秋落烈祖奇其志待以國士從鎮京口入定朱瑾之難常參祕畫因說

烈祖講典禮明賞罰禮賢能寬征賦多見聽用
烈祖爲築小亭池中以橋度至則徹之獨與齊
丘議事率至夜分又爲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灰
爐而不設火兩人終日擁爐畫灰爲字旋卽平
之人以比劉穆之之佐宋高祖然齊丘資躁褊
或議不合則拂衣徑起烈祖謝之乃已義祖獨
惡其爲人每欲進拔輒不果沉浮下僚十餘年
義祖末年議者多請以徐氏諸子執國政烈祖
聞之亟欲自請出鎮齊丘請徐之俄而義祖歿

自殿直軍判官擢右司員外郎進右諫議大夫
兵部侍郎居中用事且倚以爲相齊丘自以資
望尚淺或不爲國中所服乃告歸洪州改葬因
入九華山累啓求致仕不許時元宗已爲大將
軍烈祖以吳主命命元宗躬往迎之於是齊丘
託不得已而起遂拜中書侍郎遷右僕射平章
事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入輔委齊丘左右之
初烈祖權位日隆舉國皆知代謝之勢吳主謙
恭無失德烈祖懼羣情未協欲待嗣君與齊丘

議合已而都押衙周宗揣微指請急至都以禪
代事告齊丘齊丘默計大議本自己出今若遽
行則功歸周宗欲因以釣名乃留與夜飲亟遣
使手書切諫以爲時事未可後數日馳至金陵
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亦悔將從之徐玠固爭
財黜宗爲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遂極言
宜從天人之望復召宗還舊職齊丘由是頗見
疎忌留爲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無所關預從
容而已數請退烈祖以南國給之俄而齊國建

猶以勲舊爲左丞相而不預事李德誠周本自
廣陵持吳帝詔來行傳禪齊丘謂德誠子建勲
曰尊公吳室元勲今日掃地矣獨稱疾卧家不
預勸進烈祖旣受禪徐玠爲侍中李建勲爲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周宗爲樞密使齊丘但遷司
徒中懷不平及宣制至布衣之交忽抗聲曰臣
爲布衣時陛下亦一刺史耳今爲天子可不用
老臣矣烈祖優容之嘗夜燕天泉閣李德誠曰
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悅因出齊丘諷止

勸進書烈祖却之曰子嵩三十年故人豈負我者齊丘頓首謝自是爲求媚計更請降讓皇爲公侯絕吳太子璉婚久之表言備位丞相不當不聞國政又自陳爲人所間烈祖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而烈祖怒已解謂左右曰宋公有才特不識大體爾孤豈忘舊臣者命吳王璟持手詔召見遂以丞相同平章事寢復委任兼知尚書省事與張居詠李建勳更日入閣議政契丹耶律德光遣使來齊丘陰謀間契丹使與晉

人相攻則江淮益安密請厚其原幣遣還至淮
北潛令人刺殺之契丹與晉人果成嫌隙齊丘
親吏夏昌圖盜庫金數百萬時判傅輕典烈祖
命斬昌圖齊丘慙稱疾求罷省事許之遂不復
朝謁帝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故鄉始入朝因
召與晏飲齊丘酒酣輒曰陛下中興實老臣之
力乃忘老臣可乎烈祖怒曰太保始以游客干
朕今爲三公足矣齊丘詞色愈厲曰臣爲游客
時陛下亦偏裨耳今不過殺老臣遂引去烈祖

頗悔明日手詔曰朕之性于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拜鎮南節度使至鎮起大第窮極宏麗坊中居人皆使修飾垣屋民不堪其擾有逝去者初赴鎮烈祖曰衣錦晝行古人所貴賜以錦袍親爲著之遂服錦袍視事元宗即位召拜太保中書令與周宗並相齊丘之客最親厚者陳覺元宗亦以爲才馮延巳延魯魏岑查文徽與覺深相附結內主齊丘時人謂之五鬼相與造飛語傾周宗宗泣訴於元宗而岑覺又更相

攻於是出齊丘爲鎮海軍節度使齊丘怏怏力
請歸九華舊隱從之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
食青陽一縣租稅元宗欲傳位齊王景遂詔景
遂總庶政惟魏岑查文徽得奏事餘非時召不
得見國人大駭齊丘自九華上疏極論不可會
言者衆元宗乃收所下詔或謂齊丘先帝勲舊
不宜久弃山澤遣馮延巳召之不起遣燕王景
達再持詔往乃起拜太傅中書令封衛國公賜
號國老奉朝請然不得預政益輕財好客識與

不識皆附之薦陳覺使福州諭李弘義入朝覺
至福州不敢言而專命出兵敗事僉謂必坐誅
齊丘上表待罪置不問覺亦不死齊丘方且怒
韓熙載議其黨與黜之元宗不悅復使鎮洪州
周侵淮北起齊丘爲太師領劔南東川節度使
進封楚國公共謀難齊丘固讓仍爲太傅建議
發諸州兵屯淮泗擇偏裨可任者將之周人未
能測虛實勢不敢輕進及春水生轉饗道阻彼
師老食匱自當北歸然後遣使乞盟度可無大

喪敗元宗惶惑不能用又力陳割地無益與朝
論頗異及明年暑雨周弃所得淮南地北歸議
者謂扼險要擊可以有功且懲後齊丘乃謂擊
之怨益深不如縱其歸以爲德由是周兵皆聚
於正陽而壽州之圍遂不可解終失淮南方是
時陳覺李徵古同爲樞密副使皆齊丘之黨躁
妄專肆無人臣禮自度事定必不爲群臣所容
若齊丘專大柄則可以無患覺乃乘間言宋公
造國於艱危如此陛下宜以國事一委宋公元

宗意謀出齊丘大術之會鍾謨使還脅周以爲
已重所言率見聽而謨本善李德明欲爲報仇
屢陳齊丘乘國危殆竊懷非望且黨與衆謀不
可測元宗遂命殷崇義草詔曰惡莫甚於無君
罪莫深於賣國放歸九華山而不奪其官爵初
命穴墻給食俄又絕之以餒卒謚醜繆覺徵古
皆誅死未幾元宗燕居見齊丘爲厲叱之不退
遂遷南都後主立召其家還金陵廩給甚厚方
齊丘敗時年七十二且無子若謂窺伺謀篡竊

則過也特好權利尚詭譎造虛譽植朋黨矜功
忌能飾詐護前富貴滿溢猶不知懼狃於要君
闇於知人釁隙遂成蒙大惡以死悲夫

論曰世言江南精兵十萬而長江天塹可當十
萬國老宋齊丘機變如神可當十萬周世宗欲
取江南故齊丘以反間死方五代之際天下分
裂大亂賢人君子皆自引於深山大澤之間以
不仕爲得而馮道有重名於中原齊丘擅衆譽
於江表觀其人可以知其時之治亂矣周師之

犯淮南齊丘實預議論雖元宗不盡用然使展盡其籌策亦非能決勝保境者且世宗豈畏齊丘機變而間之者哉蓋鍾謨自周歸力排齊丘殺之故其黨附會爲此說非其實也予論序齊丘事盡黜當時愛憎之論而錄其實覽者得詳焉

宋齊丘列傳第一

南唐書四

周徐查邊列傳第二

南唐書五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周宗字君太廣陵人少遇亂孤窮事烈祖爲給使閑於擯相辭令方時艱難每使四方輒稱職端敏可仗恩顧日洽烈祖鎮金陵爲都押衙時用宋齊丘議迎吳讓皇都金陵繕府治爲宮馬步都虞候蔡弘業爲宮城營奉使徙都統府於古臺城使都教練使孔昌祚營之都統府成凡二千四百問環一千五百步烈祖已徙居且迎

讓皇矣宗請問曰若王上西遷則公當東駕勞費方始怨嗟將日聞矣烈祖納之託以歲不利而止自是宗益預議論齊丘始忌之一日烈祖臨鏡理白鬚太息曰功業成而吾老矣奈何宗適侍側悟微指乃請如廣陵諷讓皇以禪代事亦請諭齊丘齊丘心忌大議自宗發及其將還留與飲酒而遣騎以手疏切諫烈祖得之大悔懼後數日齊丘馳至金陵爲險語動烈祖請斬宗以謝國人烈祖將從之徐玠固爭事乃已但

黜宗爲池州副使玠乃與李建勳等言天人之望已集密定大計復召宗還舊職烈祖受禪宗躡進至內樞使同平章事遷侍中時以樞密爲內樞者猶避吳武王諱也烈祖常召宗及宋齊丘馬仁裕宴於崇英院歡燕道舊爲樂他將相莫預然待宗尤親厚不甚以職務嬰之宗亦能澹然畏遠權勢居家節儉俸賜皆積不用故齊丘黨雖日讒之不能害久之乃罷爲江州節度使有俞文貞者早遊烈祖幕府宗及馬仁裕皆

趨走執事左右及宗出鎮文貞仕宦躑躅猶爲其州巡官方旅見輒越次問曰馬押衙亾恙宗曰馬相公已鎮廬州文貞顧同列匿咲而退他日預公設宗勸以酒又貞俛首曰下官小戶令公所熟知也聞者大駭而宗怡然不動其寬厚如此徙宣州節度使入覲賜宴元宗親爲摺襪頭脚以表殊禮復出畱守東都請老以司徒致仕歸金陵馮延魯代爲畱守會周師陷廣陵延魯自髡而逃見執於周人束縛桎梏僅得免歟

時人益以宗享福終始爲異俄而宗病卒年七十餘宋齊丘時以太傅奉朝請撫其棺哭曰君大黠來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二女皆爲後主后

徐鍇字楚金會稽人父延休字德文風度淹雅故唐乾符中進士昭宗狩石門無學士草詔延休來調官適在旁近逆旅左右言其工文辭卽召見命視草昭宗善之及還長安不得用梁蔣玄暉辟爲其佐延休棄去依鍾傳於洪州吳取

江西得延休仕至光祿卿江都少尹卒二子鉉
錯遂家廣陵錯四歲而孤母方教鉉就學未暇
及錯錯自能知書稍長文詞與鉉齊名昇元中
議者以文人浮薄多用經義法律取士錯耻之
杜門不求仕進鉉與常夢錫同直門下省出錯
文元之夢錫賞愛不已薦於烈祖未及用而烈
祖殂元宗嗣位起家秘書郎齊王景達奏授記
室時殷崇義爲學士草軍書用事謬誤錯竊議
之崇義方得君誣奏錯泄禁省語貶烏江尉歲

餘召還授古命遺集賢殿直學士論馮延魯有
罪無才人望至淺不當爲巡撫使重忤權要以
秘書郎分司東都然元宗愛其才復召爲虞部
員外郎後王立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
士改官名拜右內史舍人賜金紫宿直光政殿
兼兵吏部遺事與兄鉉俱在近侍號二徐初錯
久次當遷中書舍人游簡言當國每抑之錯乃
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才地何止一中書舍
人然伯仲並居清要亦物忌太盛不若少違之

錯頗怏怏簡言徐出妓佐酒所歌詞皆錯所爲
錯大喜乃起謝曰丞相所言乃錯意也歸以告
鉉鉉歎息曰汝癡絕乃爲數闋歌換中書舍人
乎錯比四知貢舉號得人後主哀所製文命爲
之序士以爲榮錯酷嗜讀書隆寒烈日暑未嘗少
輟後主嘗得周載齊職儀江東初無此書人無
知者以訪錯一一條對無所遺忘其博記如此
旣久處集賢朱黃不去手非暮不出少精小學
故所讎書尤審諦每指其家語人曰吾惟寓宿

於此耳江南藏書之盛爲天下冠錯力居多後
主嘗歎曰羣臣勤其官皆如徐錯在集賢吾何
憂哉李穆來使見錯及鉉歎曰二陸之流也嘗
佞直召對論天下事因及用人才行孰先後主
曰多難當先才錯曰有人才如韓彭而無行陛
下敢以兵十萬付之乎後主稱善時國勢日削
錯憂憤鬱_匕得疾謂家人曰吾今乃免爲俘虜
矣開寶七年七月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謚
曰文著說文通釋方輿記古今國典職_■歲時

廣記及他文章凡數百卷錯卒逾年江南見討比國破其遺文多散逸者

查文徽歙州休寧人幼好學能自刻苦手寫經史數百卷稍長任氣好俠聞人困泛雖不識必濟之家本富坐是窮空不悔也或遺以金帛一夕盜入其家盡取去文徽不言雖隣里莫知者久之盜敗於旁邑移文訊驗人始知之咸推其量烈祖輔政初入謁烈祖召與語偉其論宋齊丘亦稱薦之徐知諤領浙西以文徽爲其判官

或獻玉杯知諤喜酬以錢百萬趣開宴出杯行
酒至文徽偶墮地碎一坐皆驚而文徽自若烈
祖受禪入爲監察御史元宗立進諫議大夫中
書舍人樞密副使閩主延義與其兄延政相攻
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而延義爲其下所殺推
立大將朱文進元宗欲討文進文徽以爲延政
首亂當先致討有翰林待詔臧循者與文徽同
里巷少嘗爲賈入閩習知其山川險易爲陳進
兵之策文徽本好言兵遂請行元宗乃以爲江

西安撫使令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於成功
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
爲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厭王氏之亂伐木開
道迎我師行次葢竹遇建州兵至又聞泉漳汀
州皆歸延政恐懼退保建陽時臧循亦爲別將
屯邵武延政襲破之獲循斬於建州軍聲大烈
元宗遣何敬洙等來援敬洙鎬與建州兵相持
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
州兵大敗潰去遂傳其城雖下建州諸軍無紀

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元宗知而置
不問策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建州留後出是
文徽益自用時李弘義挾吳越兵據福州僞遣
謀來告福州亂文徽喜率劍州刺史陳誨赴之
誨將舟師至福州城下擊敗其兵執吳越將馬
先進等三人文徽以步騎繼至弘義陽遣卒數
百人出迎而設伏西門以待文徽傳令徑入其
城陷伏中大敗墜馬被執送錢塘將士死者萬
人元宗遣使歸馬先進於吳越而求文徽吳越

王遣還將發爲置酒遇毒歸至金陵毒始作元宗使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有頃珠色變黑醫曰疾不可爲然猶十年乃歿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朱元降周坐親黨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謚曰宣子元方元規元素元範元賞元方事後主爲水部員外郎吉王從謙掌書記從謙朝京師太祖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於館多遜奕棋次顧元方曰江南竟何如元方歛衽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

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推枰媿謝曰勿謂江南無人使還通判建州盧絳據歙州傳檄至建元方立斬其使及絳平太祖聞元方所爲大悅擢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官元方子道龍圖閣待制始徙家海陵純厚長者以文行稱於時道從兄陶及事後主国亾入朝仕至秘書少監知客刑院與道尤極友愛自金陵破士族流離多貧困失職惟道兄弟盡力收恤聚食常數十百人得任子恩皆以與族人以少長爲先後無親

疎之間異姓亦分俸給之時其婚姻由是常苦貧而查氏至今爲海陵望族許國籙皆其後也邊鎬金陵人少事烈祖爲通事舍人以通敏稱保大初循州人張遇賢本羅縣小吏有神降於縣之刻杉鎮語人曰張遇賢非常人當事我遇賢往視之會州境羣盜起各擁衆數百無所統相與禱於神神又大言曰張遇賢汝主也遇賢遂稱王改元置百官度嶺襲虔州節度使賈浩閉門登陴不敢出遇賢據白雲洞衆十餘萬元

宗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率所部討之鎬爲
監軍虔有書生白昌裕沉密有謀鎬引與定計
刊木開道襲曰雲洞會遇賢所事神棄去不復
降語賊衆遂潰其裨將李台執之以降策功遷
洪州營屯諸軍都虞候二年查文徽以樞密副
使出師伐建州詔鎬爲行營招討洪撫饒信歙
等州諸指揮都虞候從文徽行然衆纔數千戰
敗退舍元宗聞之遣何敬洙祖全恩媿鳳來援
敬洙與鎬進兵奪其險要自崇安進次赤嶺與

建兵方相持爲背水陣文徽使騎繚出建兵之
後與敬洙鎬夾擊大破之遂取建州降王延政
復取漳州事平諸將皆爭功鎬獨無一言七年
楚馬氏兄弟相攻希萼雖勝而尤無道元宗知
楚難方殷以鎬爲信州刺史領屯營兵兼湖南
安撫使駐袁州萍鄉有警許便宜從事楚人果
復廢立鎬自萍鄉帥師入潭州遷馬氏之族及
文武將吏千金陵遂拜潭州節度使南漢將潘
崇徹攻郴州鎬出兵爭之敗績遂失郴州鎬懼

南漢寇邊未已請除道全二州刺史詔以廖偃
爲道州刺史張巒權知全州然湖湘之憂實不
在南漢也自馬氏廢立以來帑藏空竭土地旣
歸我馮延巳爲相矜平楚之功不欲取費於國
專掙歛楚人以給經費人心已離鎬柔而無斷
日飯沙門希福紀綱頹弛不之問初成師朗來
歸以其所部爲奉節軍從鎬入楚廩給薄於楚
之降卒偶語怨望而糧料使王紹顏每給奉節
糧輒刻削之軍校孫朗欲殺紹顏紹顏匿困下

得免官屬請斬紹頰以謝將士鎬不聽朗乃謀殺鎬及紹頰據湖南歸中原夜率所部取草燒府門火輒不發良久傳漏者覺之以告鎬出衙兵與鬪勝負未決鎬命吹角亂兵少以爲將且亟斬閔奔朗州盡以潭州虛實告劉言言久懷叛志得朗言大喜遣其將王進遠周行逢來攻鎬亦備言已而聞人謂忠順傾意信之及言兵已拔益惕遂夜棄城出奔列城皆潰盡喪楚地坐削官流饒州而他將棄城者皆斬湘中謠言

馬去不用鞭至是而驗十四年周師大入齊王
景達爲元帥出兵援壽州起鎬爲大將戰敗被
執世宗命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及元宗割淮南
地請盟世宗乃歸鎬卒於金陵

周徐杳邊列傳第二

南唐書五

周柴何王張馬游刁列 第三 南唐書六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瑜葬宿
松卽墓爲祠子孫居其旁者猶數十家本少孤
羈貧有勇力嘗獨格虎殺之吳武王起隸帳下
勇冠三軍每奮躍先登攻堅摧鋒蒙犯矢石身
無完膚戰罷輒自燒鐵烙其創食飲言咲自如
累遷至淮南馬步使武王取江西撫州刺史危
全諷率諸州兵十萬來爭其地屯象牙潭楚人

圍高安以援全諷江西守將劉威警書至武王
謀可將者列官嚴可求薦本時本從軍取蘇州
不能下恥之稱疾臥家可求自往強起本本曰
吳門之役非賊果強徒以我將帥權輕下皆專
命故無功今必見起勿用偏裨乃可許之得精
卒七千晨夜兼行武王初命之解高安圍本曰
楚人非欲下高安第爲全諷聲援爾今先敗全
諷楚人必棄高安走何足擊哉乃馳至象牙潭
急擊之大破其軍擒全諷楚人亦遜吉州刺史

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皆棄城去江西之地始
定本之初至也卽揮兵進劉威欲畱宴犒不許
或曰敵兵盛宜審觀形勢何遽如此本曰賊衆
加我十倍使我兵知之戰先奪氣矣急乘其鋒
用之乃可有功已而果如所料武王奇其能遂
用爲信州刺史吳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欵越人
圍之武王遣本迎璋越人解圍出璋而列兵不
動本遂以璋還裨將呂師造曰越有輕我心必
怠請擊之本不可越人躡我軍至中道宿夜半

本陽驚棄輜重走而設伏於旁越人果急追伏發前後夾擊盡殲其衆唐莊宗入洛吳遣司農卿盧蘋往聘還言莊宗知本名由是召爲雄武統軍俄出鎮壽州改廬州加安西大將軍太尉中書令西平王本不知書然能尊禮儒士遇僚屬以禮士民愛之性朴拙無他才惟軍旅之事若生知者烈祖將受吳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名位隆重諷之使率羣臣勸進本已昏老其子祚懼家禍代署表上之本初不知猶謂

所親曰我受吳室厚恩老矣復能推戴異姓乎
吳宗室臨川王濛廢居歷陽聞將傳禪乃殺監
守者與親信兩人走詣本本卽欲出見之祚固
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柰何不使我一見
祚拒閉中門令外人執濛告之濛遂誅歾本愧
恨屬疾數月卒年七十七本晚好飲酒樂施予
或曰公春秋已高宜少儲積爲子孫計本曰吾
繫芒屨事吳武王位至將相何人所遺乎旣卒
太常言準令廢朝三日烈祖以本舊將命有司

講求優典禮官言前朝嘗爲汾陽王郭子儀廢朝五日詔用之謚恭烈葬給鹵簿子鄴

鄴本長子也少驍勇每從其父征討本爲信州刺史略地至建州道經嶮阨被圍垂困鄴躍馬救之手殺數十人翼本而出建人駭懼潰去事烈祖典親軍出爲滁州刺史暴猛狼戾常蓄飛揚之志烈祖以本故優容之聞歷陽公楊濛被執歎憤逾月國人亦以此稱其好義本卒後仕至廬州節度使昇元六年卒

柴克宏父再用事吳有功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仕爲郎將嘗爲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塹皆堙圯不治吏云自田頵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爲守備者克宏嘻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得全積遷泗州刺史罷歸爲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時元宗自謂唐後規取中原復舊業羣臣多爲大言以迎合主意克宏獨未嘗一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爲知兵

以故不遷久之出爲撫州刺史時淮南交兵吳
越伺間來寇克宏乃請効死行陣元宗嘉之授
右衛將軍遣與右衛將軍袁州刺史陸孟俊同
救常川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財贏卒數千
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戎甲皆朽鈍克宏言於徵
古曰卒已非素練得器械堅利猶可用奈何所
給乃此等徵古媢罵之見者皆忿克宏知徵古
狂生不足與較是非怡然不少動至潤州徵古
終不快白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朱匡業代

之燕王弘翼獨以爲克宏可任卒遣行克宏帥師至常州徵古猶遣使趣其歸克宏曰吾計日破寇爾何爲者必錢氏所遣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遂斬使者以徇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兵於常州斬萬級獲其將數十人自保大來邊事大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拜奉化軍節度使復上疏請援壽春行至泰興發瘍數日卒國人莫不痛惜謚威烈或云初克宏母自表其子可爲

將徵古抑之母又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
甘拏戮元宗始用焉及徵古誅歿詔暴其罪亦
以折辱克宏爲言云

何敬洙廣陵人幼遇亂吳將楚州刺史李簡得
之給事左右簡酷暴僕使有小過率置之歿不
少貸敬洙與其伍戲小廳下有持簡所寶硯過
焉顧曰孰敢毀此者敬洙時被酒奮曰歿生有
命何不敢之有奪硯擲石階上碎之翼旦簡視
事退聞硯毀詰王者具以實對卽命擒至皆謂

必死矣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奧旬日簡謂已
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噪避之亦隨至
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敬洙善射命中無所
遺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鐵丸拜於前拜
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詰毀硯事有善相者
簡使相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
曰此人殆過公簡由是益愛之及長用爲軍校
簡卒事烈祖爲裨將進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
役爲行營招討長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

討敬洙堅謂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開譬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敬洙功最諸將然以功推王建封無吝色拜楚州團練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自感勵常微服遊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爲經畫民不知勞坐聽事與賓佐譚讌民有訴事者立引入親自剖折曲直皆厭服而出保大八年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來附且乞師元宗命敬洙援之遷武昌軍節度使周人侵淮南命武安軍節度使王進逵領

所部州師入江南境進達奉詔行且遣部將潘叔嗣爲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吾與丘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邪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州進遠狼狽而去人重其決加鎮國將軍中書令後王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右衛上將軍芮國公致仕給全俸第門列戟乾德二年二月卒年七十七廢朝三日命樞密使中書侍郎朱鞏持節冊贈鄂

州大都督左衛上將軍謚威烈

王會廬州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王嘗臨戰升高冢望敵安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稍徑趨王莫能禦者會置壺於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弓弣中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代吳用爲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遣而會故名犯漢王祖諱乃賜今名昇

元五年卒七十三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睢陽人故唐之末任爲陝州司馬從父慎思擢徐州緝後延翰往省之告以北方將亂欲避地江淮以全家祀慎思是其言慨然遣之入吳爲鹽城令有治績烈祖以平章事領江州封潯陽侯表延翰爲江州觀察巡官通判軍府事烈祖代吳入爲侍御史判臺事張宣爲左衛使恃功驕暴延翰廷劾之強豪屏跡進禮部侍郎自以起䟽遠遭時被知得盡已

才感槩自盡時未設貢舉士有獻書論事者第其優劣選用烈祖悉以委延翰號爲精覈稱職兼選事務進孤貧吏不敢爲姦利元宗輔政謂人曰張君議論公正處事悉有條理吾得傾心聽之由是六司綜領殆遍時望歸重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年財五十餘人猶以爲柄用晚屬疾益侵不復能治事烈祖以爲國器方一意任之不許其去遣使勞問賜良藥旁午於道卒年五十七贈太傅

馬仁裕徐州人唐北平王燧裔孫世爲武寧軍
校仁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生紫氣
充庭數歲學兵法通解若素習遇亂南奔事烈
祖爲昇州牙吏烈祖領潤州仁裕監蒜山渡首
聞朱瑾之亂馳入白之烈祖卽日渡江定亂以
功遷左領軍將軍歷楚州刺史右金吾衛大將
軍烈祖代吳拜潤州節度使徙廬州爲政寬簡
庶平甚得民心昇元六年卒於鎮初烈祖左右
小臣親信者惟周宗及仁裕兩人任遇略等宗

力贊禪代事遂輔政其後富盛冠一時仁裕資長者獨退然安於外鎮晚益貧窶不悔也卒年六十三謚曰匡

游簡言字敏中建安人父恭吳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祕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以爲戶曹叅軍典元帥府書檄遷觀察推官烈祖代吳爲中書舍人元宗嗣位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貞介獨不附權要元宗頗重其爲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部選事裁抑僥倖憎疾

者衆選人邵唐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父恭嘗
爲鄂州林洪掌書記洪獎成朱溫篡弒恭預其
謀簡言逆臣子當斬請正國法元宗怒唐挾私
忿謗譏決杖流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釁
攻常州執團練使趙仁澤歸於錢塘仁澤見吳
越王責以敗盟吳越王怒挾其口至耳方議遣
使詰責吳越羣臣畏慚莫敢往元宗以命簡言
簡言不辭見其子孫爲千牛備身將發拜中書
侍郎未出境召還及遷都豫章立吳王爲太子

留西都監國以簡言爲輔簡言力辭言久備近
臣不忍去惟幄元宗嘉其一心事主無徼後福
意卽從其請更用嚴續而後主亦由是賢之拜
吏部尚書知省事簡言親治簿書督責嚴峻人
或以事親寄必固違拂雖直亦不得伸議者譏
其過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疾已篤
不及視事卒年五十七

刁彥能字德明上素人父禮遇亂徙家宣州彥
能少孤事母篤孝家貧無以養乃事節度使王

茂章茂章叛吳歸吳越彥能以帳下當從乃使家人扶其母俟於道左彥能泣告茂章曰彥能有老母在此不能捨而從公敢請死茂章哀其意許之乃馳還宣州而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劍招之曰我從王府來大軍已近爾輩無妄動衆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以爲軍校事其子知訓於廣陵知訓狂恣彥能每切諫不聽然亦不加罪牙將馬謙以衆擁吳主登宮門將殺知訓彥能從朱瑾入手斬謙以獻賞賚甚厚然彥

能警敏觀知訓必敗而人望在烈祖心常附焉
知訓忌烈祖數欲害之嘗與烈祖飲酒而伏劍
士室中彥能行酒以爪語烈祖烈祖悟亟起去
又嘗從知訓宴烈祖於山光寺復欲加害弟知
諫摘語烈祖烈祖亦馳去知訓取佩刀投彥能
使追殺之及於途舉刀示先王乃還以不及告
及知訓歿義祖見彥能諫書歎異復使事知諫
於潤州遷裨將烈祖代吳入爲環衛遷至天威
軍都虞候左衛使金陵數大水秦淮溢東關尤

被害彥能請築隄爲斗門疏導之水患稍息元宗嗣立出爲饒州節度使徙信州文徙建州留後撫州節度使彥能好讀書在鎮委任文吏頗有治稱好作詩嘗與李建勳相蒞贈建勳因燕見及之元宗咲曰殊不知彥能乃西班牙學士也性矜莊燕居容服不少惰時貴宴飲或蓬首裸袒彥能在坐則皆肅然保大末卒年六十八子衍事後主爲祕書郎集賢校理以文翰見知擢直清輝殿閣中外章奏國亾入朝仕至兵部郎

中直祕閣崇文院檢討淳淡夷粹恬於仕進假
日鼓琴圍碁不交人事衍孫約亦名士久在三
館晚築室潤州號藏春塢王安石蘇軾皆尊愛
之

徐高鍾常史沈三陳江毛列傳第四

南唐書七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徐玠字蘊圭彭城人事帥崔洪爲軍吏洪避朱
全忠南奔遣玠先見吳武王因得事吳累居右
職師出江西爲糧料使江西平授吉州刺史玠
初爲小校以幹敏稱及治郡貪猥不治烈祖輔
政罷之而義祖悅其善事人引以爲副使遂見
親狎玠挾宿怨且希義祖意每與嚴可求言烈
祖踈財結士不宜久執國權請以嫡子知詢代

平郡王

高審思失其家世鄉里少以驍勇事吳武王從
劉信平處州有功爲人重厚沉默烈祖愛之用
爲神武統軍出鎮壽州兼侍中在鎮治守備常
如有警或曰以公威略守堅城何太懼邪審思
曰事變無常不可不過爲之備及保太末周人
來侵諸郡往往一鼓而下惟壽州能堅守以世
宗英武將士皆精練然逾年極兵力不可取雖
劉仁贍善守亦審思之遺績也卒於鎮年七十

五廢朝三日贈太師謚曰忠初術者悉言審思位不至刺史嘗受命刺常州固辭不敢行而其後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術之不足信有如此

鍾謨字仲益會稽人徙建安李德明失其家世鄉里保大中俱爲尚書郎敏於占對元宗愛之而天資皆浮躁沾沾自銜反覆嶮巇朝士側目號爲鍾李時魏岑已斥復用姦諛彌甚謨德明雖與岑若不同至爲惡則合若符券戶部員外郎范沖敏擿使軍帥王建封上書歷詆之請選

用正人元宗

建封武人握兵不當輒議

國政流建封池州未至殺之冲敏棄市謨德明
自謂君寵可怙愈縱肆旁若無人德明嘗奏事
別殿取元宗所御筆記事元宗不能堪曰卿它
日自可持筆來德明亦自若謨遷翰林學士戶
部侍郎德明遷工部侍郎大理院學士元宗雅
稱兩人有詞辯欲令說周罷兵遣如壽州城下
貢御服及犒軍牛酒世宗前知其欲以口舌游
說大陳兵衛戈戟以見之謂曰江南自謂唐室

苗裔衣冠禮樂異於它國與朕隔一水未嘗遣使修好惟航海通北虜此何禮也今人比朕六國愚主謂可說使罷兵何其不知朕也歸語若主必臣事我則兵可罷不然徑往金陵借府庫犒軍若君臣得無悔乎兩人股栗不敢出言惟曰寡君震畏天威願獻壽濠泗楚光海六州及歲輸方物世宗以淮南諸州繼陷欲盡取江北地不許德明見周師急攻壽州度且暮且下乃曰寡君未能知大國兵力乃爾願寬臣數日之

誅歸國取表盡獻江北郡縣世宗遣德明歸以書諭江南君臣語多誚讓陵肆國人已不堪而德明方盛稱世宗威德請必割地元宗惡其言宋齊丘力詆割地爲亾益陳覺言德明賣國以悅敵不可赦德明佻薄語多過實知割地之說不行攘袂大言謂周師必克元宗益怒遂斬德明於都市不復議割地謨因留不得歸及孫忌之歿也謨亦在召中得不歿爲耀州司馬及元宗割地稱臣如謨德明初議世宗乃召謨至

京師授衛尉卿賜黃金五百兩遣諭指於元宗
往復數四謨旣矜肆以爲世宗聽其言江左可
籍以無恐元宗亦方賴其力心雖憾之體貌皆
厚以爲禮部侍郎判尚書省而三省之事靡不
預之勢焰赫然宋齊丘陳覺李徵古之歿皆出
其計又白請雪德明之罪贈光祿卿謚曰忠太
子弘冀叅總庶政謨薦其客間式爲司議郎百
司關啓必由之俄而世宗崩謨自揆無所特頗
若有失元宗失之亦寢薄初李德明被誅唐鎬

預其事至是鎬懼修怨不自安會鎬以納賄聞
謨面詰其狀鎬愈懼信州刺史張巒入爲天威
軍都虞候謨素與之善每屏人共語或至中夜
又嘗請使巒帥帳下兵巡都城鎬庶得之因密
言謨往來兩國挾周人以脅制朝廷今與典兵
者交結又請令巡徼輦下其包藏殆不可測謨
微聞之念無以爲奇貨會弘冀卒後主以母弟
當立而謨嘗與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與親
厚乃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之度因盛稱從

善才不知元宗建儲之意已決更以此忤指乃
暴其交結張巒等罪貶國子司業又貶著作佐
郎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卽日督促
乘驛而去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皆
悽愴巒出爲宜州副使建隆元年正月元宗聞
太祖受周禪乃遣使如饒州賜謨歿問曰卿昔
與孫忌使周忌歿而卿獨生還何也謨頓首伏
罪遂縊殺之巒亦坐誅謨有女感家禍不嫁一
道士名守一博通孔老書尤善講說端拱中京

師建洞真官召守一爲道職云

常夢錫字孟圖扶風人或曰京兆萬年人也岐
王李茂貞不貴文士故其俗以狗馬馳射博奕
爲豪夢錫少獨好學善屬文累爲秦隴諸州從
事茂貞歿子從儼襲父位承制補寶雞令後唐
長興初從儼入朝以夢錫從及鎮汴爲左右所
譖遂來奔烈祖輔吳召置門下薦爲大理司直
及受禪擢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益見獎遇
遂直中書省參掌詔命進給事中時以樞密院

隸東省故機事多委焉夢錫重厚方雅多識故事數言朝廷因楊氏霸國之舊尚法律任俗吏人主親決細事煩碎失大體宜修復舊典以示後代烈祖納其言頗議簡易之法元宗在東宮有過失夢錫盡言規正無所撓始雖不悅終以諒直多之及卽位首召見慰勉欲用爲翰林學士以自近宋齊丘黨惡其不附已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及齊丘出鎮召爲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卒以爲翰林學士復置宣政院於內庭

以夢錫專掌密命而魏岑已爲樞密副使善迎
合外結馮延巳等相爲表裏夢錫終日論諍不
能勝罷宣政院猶爲學士如故乃稱疾縱酒希
復朝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兵吏諸曹以夢錫人
望言於元宗求爲長史拜戶部尚書知省事夢
錫恥爲小人所推薦固辭不得請惟署牘尾無
所可否延巳卒文致其閨門罪貶饒州團練副
使夢錫時以醉得疾元宗憐之留處東都留守
周宗力勸夢錫止酒治疾從之乃少瘳召爲衛

尉卿改吏部侍郎復爲學士交泰元年方與客
坐談忽奄然卒年六十一卒後財逾月齊丘黨
與敗元宗嘆曰夢錫平生欲去齊丘恨不使見
之贈右僕射謚曰康夢錫文章典雅有承平之
風歌詩亦清麗然絕不喜傳於人剛褊少恕每
以直言忤物嘗與元宗苦論齊丘輩元宗辯博
曲爲解釋夢錫詞窮乃頓首曰大姦似忠陛下
若終不覺悟家國將爲墟矣元宗不荅而心善
之及割地降號之後公卿在坐有言及周以爲

大朝者夢錫大笑曰汝輩嘗言致君堯舜何故今日自爲小朝邪衆皆默然散去每公卿會集輒喑鳴大咤驚其坐人以故不爲時所親附然旣沒皆以正人許之雖其仇讎不敢訾也

史虛白字畏名世家齊魯虛白隱居嵩少著書中原喪亂與北海韓熙載來歸時烈祖輔吳方任用宋齊可虛白誦言曰吾可代彼齊丘不平欲窮其技能召與宴飲設倡樂奕碁博戲酒數行使製書檄詩賦碑頌虛白方半醉命數人執

紙口書筆不停綴俄而衆篇悉就詞采磊落坐
客驚服虛白數爲烈祖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
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
他日悔烈祖不能從虛白乃謝病去南遊至九
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掛酒壺車上
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
世事保大初熙載爲史館修撰薦虛白可用元
宗召見訪以國事對曰草野之人漁釣而已安
知國家大計賜宴保殿醉溺於殿陞元宗曰真

隱者也賜田五頃放還山及元宗南遷豫章次
蠡澤虛白鶴裘藜杖迎謁道旁元宗駐蹕勞問
曰處士居山亦嘗有所賦乎曰近得谿居詩一
聯使誦之曰風雨揭却屋渾家醉不知元宗變
色厚賜粟帛上樽酒徐鉉高越謂之曰先生高
不可屈肯使二子仕乎虛白曰野人有子賢則
立功業以道事明主愚則負薪捕麋以養其母
僕未嘗介意也不敢以累公鉉越媿歎卒年六
十八將終謂其子曰官賜吾美酒飲之略盡尚

留一榼吾歿置藜杖及此酒於棺中四時勿用
祭享無益歿者吾亦不散子皆從之孫溫天聖
中仕爲虞部員外郎獻虛白文集仁宗皇帝愛
之追號虛白冲靖先生

沈彬洪州高安人唐末浪迹湖湘隱雲陽山好
神僊喜賦詩句法清美烈祖輔吳表授秘書郎
與元宗遊俄懇求還山以吏部郎中致仕元宗
遷南都彬年八十餘來見曰臣久處山林不預
世事臣妻曰君主人郎君今爲天子何不一往

臣遂忘衰老而來元宗命母拜厚賜粟帛以其子爲秘書省正字彬先歲嘗策杖郊原手植一樹識之語其子曰吾當藏骨於此及卒伐樹掘地至丈餘得一石槨製作精麗光潔可鑑蓋上有篆云開成二年壽槨舉棺就之廣袤中度次子廷瑞有道術嗜酒却粒寒暑一單褐數十年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棲路宿多在玉笥浮雲二山老而不衰後不知所終

陳况閩人性夷澹隱於廬川四十年衣食乏絕

不以動心苦思於詩得句未成章已播遠近元宗聞其名召見時方祁寒元宗見其衣單薄降手札曰欲以綾綺衣賜卿卿必不受今賜朕自服紬縑衣三十事俄授江州士曹掾固辭歸卒於山中年七十餘

陳曙蜀人嘗舉進士唐末避地淮南多遯於蘄州山中鄉人同會集或祭神曙不行召而至醉飽乃辭去由是人多設虛座陳酒肴以俟之同日或至數家舍中惟一榻素書數卷與蛇虎雜

居不設牕戶雨雪滿室亦自若人有乘其出往
闕之者曙必自外來凡數十年顏鬢不少異元
宗命中書舍人高越召之不肯起後徙居鄂渚
及洪之西山不知所終

陳陶嶺南人少學長安昇元中南奔將求見烈
祖自度不合乃隱洪州西山歎曰世豈無麟鳳
國家自遺之耳保大未有星孛於參芒指東南
陶語人曰國其幾亡乎果失淮南元宗南遷豫
章至落星灣將訪以天象恐陶不肯盡言以其

素嗜鮓乃使人僞言賣鮓至門陶果出啗鮓喜甚賣鮓者曰官舟至落星矣處士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聞之不懌遂不復問是歲果晏駕西山產靈藥陶與妻曰斲而餌之不知所終開寶中南昌市有一老翁丫結被褐與老嫗賣藥得錢則沽酒市鮓相對飲啗旣醉歌舞道上其歌曰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何如賣藥沽美酒歸去青崖拍手歌或疑爲陶夫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烈祖輔吳表爲秘書郎
夢孫數自言迂儒無裨益平生讀書欲小試於
治民求爲縣令方是時士之客於烈祖者率以
功名富貴自許而夢孫言獨如此烈祖以爲不
情不之許也求不已乃補天長令烈祖先持告
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趨走庭下矣曰此素
志矣庸何傷乃授之至天長吏白縣署正寢有
淫厲不可居夢孫不從是夕果有怪並出夢孫
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爲令常治事於此鬼神有

祠廟丘壟胡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奚畏
君等語訖皆斂迹夢孫治縣寬簡吏民安之逾
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事繼母
盡孝早暮潔衣冠視膳羞母食既徹爲諸生講
禮凡至疑義輒斂衽曰此科先儒猶多異同夢
孫安敢輕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大中卒年
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毛炳洪州豐城人隱居廬山時爲諸生講得錢
卽沽酒嘗醉臥道旁有里正掖起之炳瞑目呵

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毋撓予睡後徙
居南臺山數年忽書齋壁曰先生不住此千載
惟空山因大醉一夕卒與炳同時又有酒禿者
焉酒禿姓高氏駢族子棄家祝髮博極羣書善
講說而晚略跌宕無日不醉後主召講華嚴梵
行一品資金帛甚厚玄寂卽日盡送酒家日夜
劇飲醉則從小兒數十浩歌道中歌曰酒禿酒
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
谷一日醉歿石子岡

三徐三王二朱胡申屠喬睦列傳第五

南唐書八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義祖生六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知證知諤及烈祖開國惟知證知諤在餘皆前卒

徐知證義祖第五子也事吳歷州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初尊義祖爲太祖復姓改義祖封拜徐氏與李氏同知證王江改王魏元宗嗣位尤見尊禮內宴用家人禮起舞拜跪爲壽知證亦以叔父自處無所讓卒年四十二

徐知諤義祖第六子在吳亦爲節鎮代知詢爲金陵尹烈祖初封饒王進王梁鎮潤州兼中書令好奇寶恠物所蓄不可計有蜀估持鳳首至自言得之徼外蠻夷狀如雄雞廣五寸冠上正平可用爲枕朱冠金喙文彩煥爛如生人咸異之一日遊蒜山除地爲塲連虎皮爲大幄號虎帳與賓僚會飲其中忽暴風至裂帳盡碎如飛蝶知諤懼而歸屬疾數日卒平生常語客曰人生七十爲大限吾生長王家窮極懽樂一日可

敵世人二日年三十五其歿乎至是如其言廢
朝七日烈祖悲悼復詔不視朝者七日歛以衮
冕及上方秘器謚曰懷十子皆貴顯國中所著
文賦歌詩十卷號閣中集

徐遊知誨于也初名景遊避元宗名去景字知
誨於元宗有舊恩故元宗待遊及兄汝南郡公
遼尤親厚出入宮省備顧問預籌畫專典宮室
營繕及浮屠事當時言蠹政者以兩人爲首後
主嗣位好爲文章遊復以能屬文見昵封文安

郡公燕飲則流連酣咏更相倡和雖后妃在席不避也昭惠后好音時出新聲或得唐盛時遺曲遊輒從旁稱美有三閣狎客之風閒居講論古今得失後主設問遊具以所聞對或遊有疑以請後主亦引經義或古事稱制荅之君臣相矜至國亡不悟也遊有巧思歌器之制久不傳人無知者遊獨以意創製皆合古法太平興國中蘇易簡爲學士得之暇日試於玉堂太宗皇帝聞而取視之歎賞不已方金陵之將亡也徐

錯屬疾忽夢巨人持大鐵筴取已及兄鉉并遊
同納筴中筴之錯與遊皆墜地而鉉獨否俄錯
遊皆以疾卒云

王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
取建州建封爲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郛克之
王延政降何敬洙功最諸將建封忿曰我縱火
先登克城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
之曰君言是也具以聞諸朝第賞拜信州刺史
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岑攻福

州李弘義圍之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危蹙且
拔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已不相應接偏裨
莫肯用命故未能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率
五千人會之破福州版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
與諸將爭功遽歛兵先退弘義乘之我軍復敗
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未
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懼其作亂召爲天
威軍都虞候付以親軍建封遂泰然恃恩僭侈
無復顧憚戶部員外郎范冲敏疾魏岑鍾謨李

德明用事怵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
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武臣握精兵敢干國政謀
進退柄臣其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冲敏
棄市未幾岑見冲敏爲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
月竟歿云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校唐同光末諸
郡多亂彥儔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來與
謀曰四郊恟恟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
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

亦裹甲爲內應既夜六人者如約俱至彥儔伏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佚黨爲變願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卽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翼日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來奔烈祖輔吳以爲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爲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兇亂於是務爲恭

謹烈祖嘉之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爲池州節
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
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於鎮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爲吳武王夫
人姑自少得幸從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
以寡擊衆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戰遣
二百人持大劍斫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
延壽以違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皆類此然每
得賞賜悉分賚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

下聞其名遣使間道授延壽蔡州節度使武王
疑其難制誘殺之出夫人使更嫁然猶以舊功
貸其妻子時匡業尚幼稍長授以官烈祖輔吳
拔爲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嗜酒使氣烈祖
優容之出爲歙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還
朝授神衛統軍周侵淮南中外震駭盜投鱗多
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令無
所貸中外肅然夜戶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元
宗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間以方略匡

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元宗怒貶匡業撫州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短陋羸瘠而妙於騎擊馳突若神早卒

朱令贇大將軍業從子少從軍椎額鷹目趨捷善射積遷至鎮南節度使開寶中後主見討王師兵已圍金陵召令贇赴難軍至湖口與諸將謀曰今爲前進則北軍據我後上江阻隔進未

破敵退絕餽饗奈何乃檄南都留守柴克貞赴
軍欲俟其至使代拒湖口乃發而後王危急
書督兵者接踵令贇不能守初議乃與戰棹
虞候王暉乘流而前自潯陽湖編木爲大棹長
百餘丈大艦至容千人將突下斷采石浮梁會
江水涸舟楫艱阻王師得設備北至虎蹲洲合
戰令贇所乘艦尤大建大將旗鼓王師舟小聚
攻之令贇以火油縱燒王師不能支會北風反
焰自焚水陸諸軍十五萬不戰皆潰令贇惶駭

赴火歿糧米戈甲俱焚無孑遺烟焰不止者旬日自是金陵外援遂絕以至於亡是時王師上露布稱生獲令贇則非也

論曰金陵之被圍也以守備任皇甫繼勳以外援付朱令贇繼勳既懷貳心而令贇孺子復非大將才其亡宜矣使林仁肇不以間歿盧絳得當攻守之任胡則申屠令堅輩宣力圍城中雖天威臨之豈易遽亡哉然則江南雖弱曹彬等所以成功者獨乘其任人乖刺而已吾以此知

伐國之難也

王崇文父綰吳大將崇文以門地選尚烈祖妹
廣德公主歷百勝永安二鎮廬陵民尚氣喜訟
以先止爲怯素號難治崇文一以法治之不少
貸訟爲衰息建州初平崇文安集之民忘其亂
又涉武昌自南唐興崇文內典禁兵出更藩任
位兼將相終始富貴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
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塲傍古屋數十間崩
壞磬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揮使令訖

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後主初立上䟽歷陳朝政賜書褒之加中書令卒

胡則不知其世家後主末爲江州指揮使金陵陷曹彬喻後主以手書命郡縣悉以城降書至江州刺史謝彥賓集將佐視之謀納款則憤形於色亟出謂其下曰吾屬世受李氏恩安可負之且都城久受圍此書真僞不可知則史不忠欲污吾州爾輩能從我歿忠義乎衆皆曰善乃帥同列宋德明等大譁入攻彥賓彥賓懼迓簷

壽中執而殺之衆推則爲刺史號令肅然莫敢
不聽則嘗爲壽州裨將從劉仁贍城守累年盡
得其方略乃日夜閱丁壯勒部伍爲堅壁死守
計太祖命南面行營招安巡檢使曹翰攻之城
帶江負山樓櫓高險堅不可破屢遣使諭降則
誓歾不從翰軍歾傷者衆詔書切責督戰會則
疾革不能起城始陷衆猶巷鬪雪涕奮擊不少
退翰軍尤多歾則臥床上翰執之數其違命之
罪對曰犬吠非其主爾何恠也卽舁置木驢上

將磔之俄歿腰斬其屍以狗并殺宋德明而隳其城七尺使後不可守時右補闕張霽被命知江州與翰偕行旣入城翰軍士掠民家民訴於霽霽按誅軍士翰因發怒屠城歿者數萬人取其屍投井坎皆滿溢餘悉投江流因誣奏霽太祖薄霽罪徙知饒州民家貲貨鉅萬翰悉取之初太祖聞江州城垂破遣使持詔賜翰使勿多殺使者至獨樹浦大風斷渡比至已無噍類矣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晉漢間嘗

爲盜被獲以計脫來歸保大末禦周師於壽春
破城南大若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劉茂忠吉州
安福人本名徹或謂之曰劉徹乃漢武帝也非
人臣所能名乃改焉少亦爲羣盜會赦書募盜
爲兵茂忠出應募且請擒盜自洗湔乃詐亡命
入盜中自言工風雲占盜信之乃密約吏爲內
應悉擒戮無遺者惟廬陵鷓鴣洞賊帥吳先狡
有謀且據巖險不可捕茂忠鞭二卒使佯爲得
罪奔先示以鞭創先乃納之月餘斬先其黨皆

潰積功爲吉州兵馬都押衙開寶中令堅爲吉州刺史茂忠爲袁州刺史金陵破後主歸京師兩人者相約不以主存亡易節誓歿報國前二年令堅寐則夢與人鬪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擊於帳中者踰時而卒茂忠度不能獨奮遂降將行悉燔州縣軍興料歛文籍所留田稅簿而已衆人德之入朝舟次淮口謁關吏稱袁州刺史吏擲刺於地曰此亡國之俘何刺史也叱令執杖庭叅

至京師授登州刺史關吏抵罪適編管登州茂忠見之曰乃汝卽日責拜謁兩衙必令植立庭下吏慚憤歿茂忠還朝病金瘕卒

喬匡舜字亞元高郵人弱冠能屬文以典贍稱烈祖輔吳用爲秘書省正字開國來齊丘辟置幕中十餘年歷大理評事屯田員外郎齊丘喜人諛已而匡舜真率故雖賞其文藝未嘗薦拔烈祖獨知之嘗詔公卿舉可親民者意齊丘且與匡舜奏上烈祖喟然謂常夢錫曰吾不意其

捨匡舜也夢錫與韓熙載素惡齊丘每相語曰
宋公誤識亞元正可恠也久之齊丘出鎮豫章
始表爲節度掌書記保大中召爲駕部郎中知
制誥進中書舍人周侵淮南諸將無功元宗議
親率六軍拒之匡舜上疏切諫帝怒坐以沮國
動人心流撫州然亦率不能親行也後主嗣位
復起爲司農少卿歷殿中監修國史給事中兼
獻納使知貢舉放及第樂史輩五人多久滯名
場者時稱得人而少年輕薄子嘲之謂之陳橘

成榜遷刑部侍郎老病乞骸骨後主憫其貧給俸終身開寶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睦昭符金陵人不知所以進保大中爲常州縣刺史當吳越之衝屢交兵城邑荒殘昭符爲政寬簡招納逋亡未幾遂富實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遶案吏卒皆震仆昭符不懼按撫叱之雷電遽散及舉案惟得鐵索重百斤昭符亦不變色徐命舉索納庫中顯德五年元宗旣稱藩於周秋八月命昭符爲進奏使置邸

大梁太祖受周禪昭符乃更名後主嗣位御宮
門立金雞竿降赦如天子禮太祖聞而怒召昭
符詰之色甚厲昭符徐以鄙語對太祖爲笑因
置不問然昭符常往來金陵時後主數貢奉帑
藏空竭昭符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後
主大悅太祖已遣李穆召後主人朝因問昭符
曰汝度汝主來否對曰君命召不俟駕安有不
來及後主稱疾王師致討昭符又言於太祖曰
臣主必歿社稷已而後主降罷奏邸不得調卒

初名匡符建隆初改以避上名云

劉高盧陳李廖列傳第六

南唐書九

宋陸游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初爲羣盜戰敗奔吳事武王數有功王遇之厚嘗召信計事醉不能言王媵罵之信卽仗一劍棄去左右請追之王曰信醉耳醒當復來明日果至積功至鎮南軍節度使宣王建國加征南大將軍唐莊宗滅梁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閩假道洪州信燕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

南未知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人也因指牙旗銀首舉酒屬昭文曰幸而中此願爲我飲一發中之烈祖受禪以舊故贈太師彥貞信第四子以父任爲大理評事遷屯田員外郎父喪起復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不虛發軍中號曰劉一箭吏事亦以強濟見稱遷濠州節度使移壽州始贖貨自殖市肆不問貧富槩出資助之而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入濠

中民田皆涸而督賦益急皆賣田去彥貞擇尤膏腴者以下價售之乃復瀦塘水如初歲入不可勝計時南唐政衰用事者多貪墨彥貞廣賂遺以致聲譽於是魏岑等雜然推倡其用兵治民之能以爲一面長城在鎮久疑當受代輒妄造邊遽以固其位久之乃入爲神武統軍及周師侵淮南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州次來遠鎮兵軍旗幟亘數百里戰艦街尾蔽淮而上周將李穀慮我師斷浮橋腹背受敵燒

營退保正陽彥貞雖名將家子生長富貴初不
練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延翰成師朗皆闔將無
籌略見周師退以爲快惟恐不得速戰士未及
朝食卽督以追遇同將李重進於正陽東彥貞
置陣橫布拒馬聯胄利刃以鐵繩維之剌木爲
猛獸攫拏狀飾以丹碧立陣前號捷馬牌又以
革囊貯鐵蒺藜布於地周兵望而笑其怯銳氣
已增一戰我師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歿於
陣南唐喪地千里國幾亡其敗自彥貞始雖歿

王事議者不與也後數年贈中書合謚曰壯亦不復錄其孤云

高越字冲遠幽州人精詞賦有名燕趙問盧文進鎮上黨具禮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徙安州越又從之遂爲其掌書記文進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女學士因以妻越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爲秘書郎烈祖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

家者越上書訟之出爲蘄州司士叅軍語在文
進傳就遷軍事判官與隱士陳曙爲物外交淡
然不志榮利久之仍徙廣陵令還判吏部歷事
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
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詞采溫麗元
宗以爲稱職不徙官者累年後主立始遷御史
中丞勤正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
國史卒年六十二謚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爲給
葬費世歎其清兄子遠

遠字攸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爲人夷雅冲
淡而遇事有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
禪招來四方秀傑得遠以爲秘書省正字保大
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撰遂爲太常博士淮南
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戎府書檄歷禮部
員外郎樞密判官侍御史知雜史館修撰起居
郎知館事遂爲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尚書
陳澹修吳史未成而卒其後頒史職者多貴游
或新進少年纂述殆廢遠自保大中預史事始

撰烈祖實錄二十卷叙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遠又自撰元宗實錄十卷未及上會屬疾取史藁及他所著書凡百餘卷悉燔之卒年五十七贈給事中謚曰良後主欲修國史訪藁於其家無復在者遠有精識方邊鎬入潭州湖南悉平百官入賀遠獨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君之才守之實難聞者愕然以爲過及後如所料乃皆服其先見

盛文進字大用幽州人事後唐明宗至安州節度使事具五代史晉高祖起晉陽與契丹耶律德光約爲父子文進少嘗事契丹嬰虜公主爲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衆數萬來歸至是不自安且本燕人尚氣不能屈於晉乃決計歸吳時烈祖輔吳爲齊王將受禪吳遣將祖令恩以兵二千陣於安州近境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拜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文進怒自出

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鎮俸卒馮延巳惡文進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以陰事盡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越乃上書訟文進冤指延巳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巳方用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蘄州司士參軍而盧氏亦賴以得全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陷契丹嘗獵於郊遇晝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一胡成問之

曰此謂之筮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
言日方午也又嘗至無定河見人脰骨大如柱
長可七尺云

陳覺揚州海陵人烈祖以東海王輔吳作禮賢
院聚圖書萬卷及琴奕遊戲之具以延四方賢
士政事之暇多與之講評古今覺亦預焉烈祖
居金陵以次子景遷留東都爲同平章事知左
右軍使輔政命覺爲之佐謂曰吾蚤暮與賢士
相接今老矣尚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國故

屈君子無憚也景遷卒還朝爲宣徽副使烈祖
晚多暴怒近臣多得譴罰覺心懼稱疾家居累
月以宣遺詔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元宗
不從遷光政院副使太僕少卿覺有兄居鄉里
時海陵已爲泰州覺兄犯法刺史褚仁規笞之
覺挾私怨密譖仁規貪殘侍御史王仲璉亦劾
之元宗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章自訴元
宗命覺馳往鞠之仁規皇恐伏罪覺還條其罪
狀甚衆詔賜死覺之竊弄威福蓋始於此覺與

李徵古皆宋齊丘客徵古者袁州宜春人於齊丘有中外事齊王景達爲官官齊二告歸九華逾年不召徵古使其僚謝仲宣諷景達言於元宗曰齊丘先帝布衣之舊雖不用不當棄之齊丘旣召歸益以腹心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時唐兵初得建州諸將請用其鋒攻取福州齊丘獨薦覺爲宣諭使召節度使李弘義入朝可不勞寸刃盡得閩地元宗意方向覺遂遣之旣至弘義倨甚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劍州恥於無

功矯詔召弘義自稱權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
州兵及戍卒命馮延魯將之攻福州敗績衆潰
而歸歿者萬計亡失金帛戈甲之類不可勝數
朝論謂必歿元宗亦怒欲寘軍法齊丘上表待
罪實營救覺等馮延巳助之於是財貶蘄州逾
年復起任事始與徵古爲歿黨相倡和如出一
口淮南兵興我師屢北度不可復交元宗遣鍾
謨李德明孫忌王崇質使周世宗請獻壽濠泗
楚光海六州以罷兵世宗不許而壽州日危蹙

德明懼乃白世宗言願寬臣數日之誅歸白寡
君盡獻淮南地周乃遣德明王崇質先還德明
至金陵盛稱周兵之疆請必割地元宗不悅齊
丘覺徵古素惡忌及德明擿語王崇質使異其
詞覺徵古因極言德明賣國德明褊忿知見排
攘袂大言周師必克元宗遂斬德明於都市覺
徵古勢焰益熏灼道路以目德明既誅不復議
請盟乃命齊王景達率大兵拒周而以覺爲監
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數

有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歸爲樞密使如故而徵古爲副使不以敗事自咎方相與挾齊丘爲耐久計議事元宗前橫甚元宗嘗言及家國感慨泣下徵古輒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涕泣何爲飲酒過量耶乳保不至耶帝色變左右股栗而徵古驚然自若司天言天文度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徵舌遽以爲誠言輒曰天命如此宜使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俟國事

定歸政未晚元宗亟召中書舍人陳喬草詔實
出於憤怒喬固陳不可元宗嘻笑而止周師益
進世宗駐迎鑾鎮元宗遣覺奉表貢方物覺至
迎鑾見周之戰艦陳列江津且南渡矣大懼請
遣人取本國畫江爲界表世宗可之覺頓首謝
退遣其屬劉承逼南還以告畫江稱藩奉正朔
之議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錫賚豐渥覺將發
獻詩一首叙感別賜金器百兩初覺徵古以德
明請割地爲賣國誅歿及是覺身自爲之使還

以兵部尚書致仕徵古先出爲洪州節度副使時晉王景遂爲帥不堪徵古之傲狠常欲斬之自拘於有司左右力諫乃已鍾謨自周還屢言齊丘覺徵古之罪不可容覺嘗傳世宗之語告元宗曰聞江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續當殺續以謝我元宗知覺與續有宿怨疑之謨請至周覆實其事元宗遣謨行以手表引咎且言非續之罪世宗省表大驚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朕爲天下主其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具奏之元宗

大怒齊丘旣斥覺亦責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
遣殺之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於洪州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錕爲給使
吳攻宣州錕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之不去城
中復推立裨將周進思以拒吳錕使德誠入城
說進思降將行暴得疫疾委頓不克往乃改命
球球旣至進思斬之擲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卽
愈人皆異之錦歿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積功爲
江南馬步軍使與諸將圍潤州安仁義諸將每

見仁義臨城督戰必嫚罵之德誠獨否及城破
仁義操弓矢坐城上衆莫敢近德誠至仁義忽
顧曰汝見我獨不失禮且有奇相他日將大貴
吾以爲汝功卽擲弓矢就執武王卽拜德誠潤
州刺史歷撫虔洪三鎮節度使平南大將軍中
書令烈祖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
誠事吳最久至南唐之興又爲佐命首與周本
勸進初無大勲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者
世罕及者然爲人謙恭沈厚終始如一自洪州

入覲烈祖命官人逆勞於途百官班謁於都門
入對日朝堂設次以待之昇元四年卒年七十
八廢朝五日謚忠懿子二十八人第四子建勳
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德誠在潤
州嘗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疑有一徙江州
德誠猶慮讒閒遣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妻
建勳以女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勳家世將相又
娶於徐氏爲其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
交皆寒賤裘馬取具而已烈祖鎮金陵用爲副

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

射監修國史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五

年猶輔政比他相取久烈祖鑒吳之亡由權在

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

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

行之烈祖雖從之未有命也建勳遽命舍

制給事中常夢錫劾奏建勳擅造制書歸

劾方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

廣德二主剛果有智入謂烈祖曰吾父亡恙時

兄亦嘗求見與李郎書今何見負烈祖曰此自
國事各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間也召見慰勉
焉未幾復相元宗嗣立以開國勲勞又聯姻戚
尊遇之與宋齊丘埒每謂爲史館而不名聽朝
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人皆欣然
聖治建勲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
但性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
未必能守先朝基業也出爲撫州節度使建州
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勲請官出金帛贖俘掠

還其家見聽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勳獨以爲憂曰禍始於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於山中放意泉石或謂之曰公未老又無大疾恙遽爲此舉欲復爲九華先生耶建勳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閑適爾疾葦遺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勿封樹立碑貽他日毀斷之旣保大十年五月卒贈太保謚曰靖及南唐亡公卿冢墓鮮不發者惟建勳

不知葬所宋齊丘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然
獨稱建勲曰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論曰李建勲非不智也知湖南之師必敗知其
國且亾皆如著龜然其智獨施之一已故生則
保富貴歿猶能全其骸於地下至立於羣枉間
一切無所可否唯諾而已視覆軍亾國君父憂
辱若已無與者方區區請出金帛以贈俘虜真
婦人之仁哉

廖居素將樂人仕烈祖元宗之間爲人堅正不

爲當國者所喜困校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直後主嗣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三司後主孱昏而羣臣方充位保富貴國益削居素獨慷慨驟諫冀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歿井中已而得手書大字於篋笥曰吾之歿不忍見國破也徐鍇爲文弔之以比屈原伍員後幾百年將樂父老猶叩頭稱之盱江李覲爲之傳云

劉高盧陳李廖列傳第六

南唐書九